
12
3782
13

口12
3782
13

績溪胡培翬學

記(疏)正義曰吳氏廷華疑義云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爲其母至惡笄有首布總以上疑爲經文凡衰外削幅以下則記文也今案凡衰外削幅以下無傳故吳氏云然蓋亦泥於子夏作傳之說也盛氏世佐云諸說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似爲近之餘詳篇首目錄下及士冠禮記下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緣緣爲其妻緣冠葛絰帶麻衣緣緣皆旣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總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緣淺絳也一染謂之緣練冠而麻衣緣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衣黃裏緣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疏)正義曰言公子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緣冠葛絰帶妻輕公子謂父存也大功章言公之庶昆弟則父沒也父沒爲母妻大功父存則制此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旣葬而除

<99-879>

之無日月也鄭氏謂三月而葬詳下注云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公子是適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之統稱對適長子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爲母皆得伸其正服故知此爲母謂妾子爲所生母也爲妻則庶子皆同云麻者總麻之經帶也者五服總麻最輕故舉以爲言案下解麻衣云如小功此云總麻者總麻與小功經帶同也記先言麻而後言麻衣故知此麻指首經與要帶言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澡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者案檀弓大夫十宅與葬日有司麻衣鄭注麻衣十五升白布澡衣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鄭注麻衣十五升布澡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小功布爲衣異故鄭云此麻衣者以別之也案澡衣用十五升布此用小功而云如澡衣者如其制度耳蓋澡衣不言衰裳故知亦如澡衣不制衰裳是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蜉蝣孔疏云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緦麻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李氏云父在士之子爲其母妻大功則公子宜爲其母妻小功矣故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布耳其實彼箋解麻衣爲澡衣案澡衣

以朱麻衣純以布二者不同而詩箋謂麻衣即澡衣者凶其皆用白布互舉通稱也云線淺也一染謂之線者說文絳大赤也線赤黃色是線爲淺絳也一染謂之線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纁引之以證一染之爲淺也云練冠而麻衣緣三年練之受飾也者五服皆生布此用練熟布爲冠故云練冠也說文練湅繒大者也段注云湅者濶也濶者漸也漸者浙也浙者汰米也中卿汰米然已湅之帛曰練今案布之名練亦是已湅者方氏慤謂用練帛爲冠冠非矣沈氏彤云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惩服四制曰父母之喪三月而練冠是練冠爲餘服非正服爲正也沈氏大成云注當鬘線緣服蓋奪其正服即以餘服緣二字今本脫蓋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線緣也對麻衣之名澡衣中衣以素緣而言下云線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線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經是飾邉之名三年之喪以線爲練之受飾故下郎引檀弓以明之亦是餘服線緣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黃裏黃爲內線爲飾是也此線

緣用緑色布爲之賈疏於緑冠則云以布爲緑色於緑緣則云以繒爲緑色一緑而解爲二失之矣又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緑緣據孔疏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敖氏乃謂爲緣冠緑緣據孔疏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敖氏乃謂爲緣冠尤誤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公子被厭不得爲母服今於五服外權制此服以達其情是不奪其母子之恩也云爲妻緦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爲妻麻衣緦緣與母同而以緦爲冠以葛爲絰帶與母異是妻之喪輕於母也馬氏云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其妻輕故緦冠葛帶義與鄭同

專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妾與庶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大夫皆三月而葬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正義曰傳問爲母之內怪其輕而問也故氏云君之妻何以不在五服君而不敢服之傳以此怪其所以不在五服中之意君之所爲服子亦名以其服服之傳又兩上文而并言此以見凡公子之服與不服其義皆不在己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葬有早晚故至此引之其說是也案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卿大夫三月而葬則公子之妻王子有其母外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母妻之黨無服其妻於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舅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外舅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澧云王子所生之母外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外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

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
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
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
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
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
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
母之文孟子集注引陳
氏說蓋沿趙岐之誤

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
夫降故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
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凌先生云父在
大夫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緦庶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緣緣
於父至尊故也經傳無厭於嫡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兄弟猶言族親

此求正義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
之疏子以從於父而降三人所以降之義不同而其服
則同是以總云降一等也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此
兄弟所包甚廣凡旁親期功以下皆是賈疏云下云小功
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以下得降故曰猶族親
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以下也
今案賈氏此辨甚確據下傳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
功已上又加也然則小功
在他邦不及知父母與兄
弟居者而言不可以解他處兄
弟明矣近人泥於小功以下四字於兄弟之義遂多窒礙

難通沈彤云賈云上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
之案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
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
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之昆弟大夫之
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夫大夫
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
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
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姑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從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上爲祖父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昆弟以至
從祖昆弟爲己之兄弟卽特牲之兄弟也從子以下爲
子孫之兄弟卽特牲之兄弟及己之女兄弟卽特牲之兄弟弟子也姑姊妹女子子爲父
親之通親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
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絕緦則
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言報者嫌其正義曰校勘記云於兄弟之於要義作爲
爲宗子不降疏與上疏合案各本皆作於今從於又於所

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板本皆如是敖氏疑之子二字爲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議引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定文本明近儒據通典改作於所以石經爲誤淩先生云記文之子兄弟若子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滋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金戴之說非當以唐石經爲正○記曰爲人後者是以此四字提首而下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兩相應於兄弟降一等報爲本宗親之服也言若於兄若子爲所後親之服也言若於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則不降等矣言若子則其相爲服自見不必言報矣於子則不降重一本也此兄弟卽昆弟記文本宗則降於所後則不降本宗兄弟者六言兄弟服者二下文兄弟皆在他邦與兄弟言居傳指爲小功以下其言兄弟服亦指小功以下言之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兄弟服指小功以下言也此節兄弟及下凡妾爲私兄弟皆以族親解之而此節上兄弟及上兄弟皆不指小功以下辨已見前鄭於無注則知兄弟卽謂昆弟矣於兄弟降一等卽經所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於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爲其父母報一例此說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則臆斷不可從耳近儒因傳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遂謂兄弟與昆弟異不知以服而言則兄弟不可爲昆弟以人而言則昆弟亦可稱兄弟且儀禮爲人後者後大宗於其父母昆弟姊妹外皆不制降一等之服而惟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辨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記不云所爲後之兄弟而云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亦兄弟也因上兄弟而類及也後人者無親兄弟而容有從兄弟沈氏彤云所爲後謂我所爲之後之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己爲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也褚氏寅亮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宥親也二說較然分明視金鼇諸家之據通典曲解者豈不允當乎褚氏又云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遠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有可爲後者而廢疾不任事也今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是爲後不必定屬親兄弟之子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宗子指爲人後者恐人疑入繼大

宗主宗事本親不爲降服故云報明兩相爲服皆降也
今案據此注則儀禮所謂爲人後者皆後大宗益明矣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

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辭仇 疏 正義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
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 等者以其俱在異地無家室
之親而有死者則生者爲之服加一等如無服則爲之緦
緦則加服小功小功加服大功慤其客死故也不及知父
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幼小父母俱亾不及知之依兄
弟同居而兄弟死則此不及知父母者爲加服一等此雖
不在他邦而亦加者所以荅其撫育之恩也或謂不及知
父母者死而此與居之兄弟慤其孤幼爲加一等之服非
矣褚氏云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
可謂加 注云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辭仇者此釋所
以在他邦之由也行仕出游爲一事辭仇爲一事若猶及
也見王尚書經傳釋詞行仕出游謂因行道求仕而出游
如孔子周流列國是也辭仇謂若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讎
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是也吳氏廷華補
被放者一層謂若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是也又云在
他邦不必同行或先後相值亦是耳此駁賈疏之說也案

在他邦亦容有同行者亦容有先後相值者二說相兼乃
備云不及知父母父故不及知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

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 疏 正義
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 曰傳
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者爲何如兄弟耳小功以下爲
兄弟謂小功及緦袒免無服之兄弟皆當加一等也
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者大功之
服本重不可再加兄弟又爲昆弟之通稱若不明其爲
何等兄弟恐人疑期服大功之親亦加也經記言兄弟
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
而言不可泥此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若
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
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是疏遠者故
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
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其居之義其人幼小而
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以其爲義所當然不必加服也

朋友皆袒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哭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正義曰敖氏云朋友相爲弔服加麻也此亦爲其客死於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爲之袒免以示其情歸於其國則復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死於他邦者朋友袒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固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今案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今爲朋友而袒免比於同宗五世之親是加服也○校勘記云注舊說下集釋要義敖氏俱無云字沈氏大成云士喪禮注及周禮司服注引舊說皆無云字今案嚴本有云字衍文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哭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者謂袒他邦無親屬爲主喪則朋友服之即當爲之主也既爲之主則遇禮節有當袒時亦必袒袒則不當著冠故代之以免此釋禮所以袒免之由也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忍以他邦無親屬之喪而廢之也此鄭義所本云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案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注云舊說以爲免如冠狀廣一寸義互詳

彼汪氏琬云宋儒程氏大昌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音問又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卻繞於紒是故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氏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之意也禮喪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問喪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於不冠矣程氏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子則曰經文有之矣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用布卽免之制也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檀氏學泉云袒者去衣也喪禮凡踊皆袒先祖將袒先免故曰袒而踊之又曰袒成踊是袒以踊也冠者不袒故爲免以代之是免以袒也又有事則袒故飯含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凡斂者袒大斂主人及親者袒斂者袒變皆袒於事便也大斂之前主人及緦麻皆免既殯商祝免袒之類凡親者袒既夕啟殯緦麻皆免既殯小功不免也虞卒哭則免之故當事而袒免者五服之所同也但五世親盡宗袒則袒免則免事畢則除之而無服耳今案汪氏說免之制甚精檃氏說袒之義亦詳并錄

之云已猶止也者已字有數義此已字則作止解詩毛傳亦云已止也云歸有主則止主故祖免歸有主則不祖免也又云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此鄭推出一義葢據小記朋友虞祔之文故郎引以爲證也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喪主有三友虞祔而已彼注云謂始死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案主人之喪謂爲人主喪再祭謂練祥言主幼少而大功之親爲之主喪則必爲之練及祥朋友主喪者但虞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尚幼無近親爲之主喪朋友亦必爲之主是未止也褚氏云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今案注言歸猶未止亦備記所未備也

朋友麻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齊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齊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正義曰賈疏云上文據莊他國加祖免今此莊國相爲弔服麻絰帶而已孔氏穎達云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朱子云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也案禮言朋友麻而不立服者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今案弔服加麻師與朋友同心喪三年出行亦絰檀弓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也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者謂朋友雖非親屬而有同道之恩故於其殁也相爲輔仁是有同道之恩也知用緦之絰帶者以五服唯緦最輕也引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者證朋友服麻絰之事也彼注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是也云居則絰出則否者對上孔子之喪皆絰而出言也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所弔

者案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下記曰大夫弔于命婦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礿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嬪亦弁經是鄭義所本惟司服王三衰其首服皆弁經諸侯有弁經皮弁之異故云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同注司服云子也鄭注服問云不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異喪服小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錫衰有二義一則弔異國臣皮弁自記孔疏申之謂皮弁錫衰弔己臣弁經一則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至當事乃弁經也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者大夫以上無緦服士有緦服故弔服不以緦衰而以疑衰也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者此鄭引論語以破舊說也引羔裘玄冠而併引緇衣羔裘者以緇衣用布而素裳與玄冠皆是朝服不以弔也司服注亦引舊說而破之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賈疏云以其未小斂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皆有似也江氏筠云素下之說是矣其引檀弓爲證恐非鄭義朝服所以云似者以其布十五升而疑衰則十四升相近故也云此實疑衰也其

者朋友是知朋友之喪服麻絰帶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記但云朋友麻而不言衰則不別制衰但用弔服而加麻絰帶焉可知故云其服弔服也云凡弔事以證弔服也云凡弔事弁絰服無當字則字此因小記有禮司服本文作凡弔事當事則弁絰之語而誤衍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者案司服注同彼注又云絰大如總之絰穉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鄭注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繞也云其服有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者據司服言也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者司服文彼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疑於十五升之言擬也擬於吉褚氏云疑之言擬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敖氏謂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于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降天子也

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謂士之弔服實用疑衰其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亦與卿大夫同惟諸侯疑衰用疑裳士疑衰改用素裳是辟也諸侯也司服注亦云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敖氏謂士當事素冠則庶人用何冠以弔乎敖說非也云朋友麻即用疑衰素裳者謂此朋友麻即用疑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而加麻也云庶人不齊弁弔服素冠委貌者謂庶人無齊弁故不用弁絰而素冠委貌也注不言其服蓋亦疑衰素裳可知賈此疏以爲白布深衣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司服疏謂庶人弔服亦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其說得之餘詳下記也下沈氏彤云朋友不必其齊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皃既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主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敖氏謂國君不相弔未必有朋友之爲友邦遙哭之無殊於相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遙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今案沈說是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公士大夫之君疏正義曰臣從君服已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矣此記復言君故知是公士大夫之君也公士大夫稱君義已見前斬衰章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義詳下不從此室老家臣即兄弟服亦從服是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特記之降一等者如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緦也言室老不言邑宰賈疏謂邑宰遠臣不從服室老近臣故從君服義或然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正義曰兄弟服者謂小功以下之服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其確證晉成粲據此記以爲嫂叔有服不知記明云夫之所爲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庾蔚之謂蔣濟成粲排棄經傳苟樹己說誠然賈疏云妻從夫服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從母之類乎沈氏彤云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此條是總括之辭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緦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

而無服竝包含於其中矣江氏筠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緦緦降一等則無服矣今案沈說江說是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疏 正義曰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以與尊者爲一體於所生母止服緦故於生母之黨無服也邦人猶言衆人言庶子若不爲後則爲其母黨服與衆人同邦盛氏云不言從母昆弟舅之子者舉其重者而輕者可知不爲後如邦人據士禮而言也若公子大夫之庶子爲尊者所厭雖不爲後於其母且不得伸三年於母黨之服亦不得伸也

宗子孤爲嫡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嫡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嫡長嫡中嫡大功衰下嫡小功衰皆如嫡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則月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嫡大功衰九月中嫡大功衰七月下嫡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嫡中嫡大功衰五月下嫡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嫡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嫡皆與絕屬者同 疏 正義曰賈疏云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孤爲嫡者謂無父未冠而奴者也徐氏乾學云大功衰小功衰者蓋成人宗子奴族人服之用齊衰今宗子而嫡則服當降一等宗子服止三月無可得而降故不降其月數但降其衰制不用齊衰而用大功之衰小功之衰也期仍三月而除之親則月算如邦人者謂親今案皆三月者謂三月服之常也衣用功衰服之變也則月數與衆人同各隨其親服之不皆三月也 注云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嫡服服之也者以記言孤明對不孤者而言不孤則族人爲其父尚在族人爲其父服不爲其子服與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義同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者此鄭申言宗子有不孤之義也或父有廢疾不能主宗事而子代之或父年已七十老而傳家事而子代之是皆有父在不孤也云孤爲嫡長嫡中嫡大功衰下嫡小功衰皆如嫡

服而三月者言此孤爲嫡大功衰下嫡則用小功衰其服皆如大功小功之嫡服而月數則三也雖下嫡不用緦麻者重宗子也云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者言此服之三月者皆在五屬之外與宗子疎遠本無服者也絕屬卽大傳所云親屬竭矣也云親謂在五屬之內者指本有服者言也云算數也者爾雅釋詁文以下申言月算如邦人之義也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嫡大功小功衰五月者謂有期之親者宗子成人服之齊衰期嫡大功衰九月中嫡大功衰七月下嫡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嫡中嫡大功衰五月下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三月者謂大功衰以終九月之數嫡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嫡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數嫡則降等與絕屬者同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及嫡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緦麻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嫡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爲期年小功衰五月爲八月不知鄭注所謂九月五月者連齊衰三月計之此與大功章言布衰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文法一例徐氏蓋未之思也

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親見尸柩夫也必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疏〕正義曰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李氏云言舉故也吳氏紱云改葬緦自天子至緦服此有之者非常服禮窮則同耳今案改葬與過時而葬者異孔叢子衞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不變服除何有焉汪氏琬未之思也

注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也者案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改葬非出於得已惟墳墓崩壞將亾失尸柩不能不改葬故禮爲制改葬之服也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久而不葬主喪者不除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則過時而葬主喪者宜仍服斬衰矣

其以他故崩壞之事韓氏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敖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共世子之類案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謂棺柩及凡送葬之物有毀敗者皆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奠如大斂者奠所以依神既啟壙見尸柩必有奠其設之如大斂奠也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案改葬未必朝祖而云從廟之廟者敖氏云注言此者以徵改葬之奠當如大斂耳葢祖奠如大斂奠之同也吳徐整問射故鄭氏以此況彼謂改葬之奠宜與慈云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用慈荅奠如大斂奠士大斂之新墓皆用特豚天子大牢諸侯少牢云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亦以此推之大夫奠用妻爲夫也者孔叢子衞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緦麻具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也子爲父妻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今案鄭氏言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係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又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氏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其說是矣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本服三月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亾尸匱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限今案馬注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今案馬注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必三月爲異王注亦謂不待三月後儒多從鄭說趙商荅陳櫟問謂當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賀氏循云鄭云三月者以親覩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庾氏蔚之云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亾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亾之服則是亦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韓氏愈云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

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朱子云禮宜從厚從鄭可也

童子唯當室緦　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　疏　正義曰李氏云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免而杖乃有緦服也　注云童子未冠之稱也者古者二十而冠十九以下爲童子也馬氏云童子未成人也襍記疏引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其意蓋以十五以下卽未能當室也云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不爲父後則自有任家事之人不必以童子當之也惟其無父無兄而以身主家事則不能無與族人往來晉接之時故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也鄭注問喪云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此注雖不言無父兄義當與彼同若有父兄則不得云爲家主矣敖氏謂童子當室有父在者非也云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言於族人有緦麻之親者雖年稚恩義未至然既與之爲禮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疏　正義曰記言唯當室緦則不當室自無緦服而傳言之者嫌期功之服亦無也蓋童子不當室雖無緦服而期功以上之服則仍服之故襍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謂服期功以上之親而缺此五事亦以未成人寬之不責其備禮也然當室則於族人有緦服而已期功之親亦必備此五者故曰當室則杖言杖則五禮皆備可知矣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疏　正義曰妾之女爲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其父母知諸侯之妾亦同也天子之妾當不服之如邦人者張氏爾岐云妾爲女君與女君所厭降實注云嫌厭降之也者案兄弟之服所該甚廣此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天王后也者以記但云妾爲私兄弟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則是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宥親之服者如士之女爲大夫妻之類是也云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妾爲父母已見經不杖期章此記言私兄弟明指昆弟宥親言之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是以適人降在大功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以其爲父故不降之而服期也此記既云如邦人則衆所降者降之衆所不降者亦不敢降故鄭申言之也此注當以昆弟之爲父後者李氏云如可讀宗子卽指爲父後者宗子作一句讀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射慈譙周賀循以爲大宗子亦不降案齊衰三月章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今案李說是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大夫大夫爲命婦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在則疏正義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爲也弔於大服之出則否疏夫大夫爲命婦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也者鄭恐人以弔於命婦爲命婦爲大夫爲大夫而命婦往弔於大夫爲命婦爲而弔其夫也弔於大夫爲非由未究注義耳秦氏慧田云曲禮曰知生者弔大夫而命婦往弔其妻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爲弔服也引服問者證大夫相弔用錫衰也故敖氏云服問以錫衰爲大夫相爲之服則命婦相弔亦錫衰矣盛氏云此本與爲大夫者無服故但服弔服而已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吉笄無疏正義曰敖氏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首素總疏有似以傳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記未誤之文歟沈氏彤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略亦非言之序敖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有卽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白滑易不見有事其布之意故言先鄭作滑易姝屬傅會○錫者何也以錫布五服外故問也荅云麻之有錫者見錫亦以麻爲之也十五升抽其半與緦同詳緦麻章傳下但緦則有事其縷無事其縷有事其布錫則無事其縷有事其布錫與緦所以異也禮記云加灰錫也卽此有事其布之謂斬衰章傳云冠六升可謂之有事也緦衰云有事其縷益亦加灰治之故氏云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緦之細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校勘記云注錫者不治其縷錫上徐本楊氏俱有不字前緦麻三月者傳疏引此注唯聶氏無不字各本俱有哀枉外也徐本無也字亦與緦麻疏合雖當事徐陳集釋俱作雖作唯重修監本誤作准皮弁錫衰而已徐本無弁字張氏曰監本云皮弁錫衰從監本則如朋友服下徐本集釋俱有矣字今案錫上有不字各本非也皮下無弁字亦非餘俱從徐本　云錫者不治其縷哀枉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枉外者鄭注周禮司服同褚氏云哀枉內哀枉外指所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賈疏云士輕無服弁經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沈氏彤以注雖字本作唯賈出注語作雖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竝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主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爲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啟殯之時若大斂與殯則主人未成服故特明之云凡者謂卿大夫妻

朋友麻下云凡婦人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者詳前婦弔錫衰而未言首服士之相弔則如朋友麻下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因記言命人考正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麻下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因記言命似作雖爲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竝附錄於此以待後士其冠不與君同葢當弁絰也今案詳注而已語氣當事弁絰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衰哉故嬪之時若大斂與嬪則主人未

與士妻也鄭注檀弓亦云婦人弔皆吉弁無首素總孔疏以爲大戴禮文李氏云婦人弁總相將男子弔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爲父母卒哭折吉弁之首故弔服吉弁無首也○凡弔服之見於經注者周禮司服曰凡弔事弁絰服鄭注弁絰者如齊弁而素加環絰司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注君爲臣服弔服也此天子之弔服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諸侯弔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鄭注不當事則皮弁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又鄭注司服云諸侯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弁絰錫衰則變其冠耳又云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又鄭注上朋友麻云諸侯亦以皮弁弁絰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及服問考之諸侯惟有錫衰弔卿大夫之文而首服有皮弁弁絰二者據服問云當事則弁絰不當事自皮弁弁絰諸侯於己國之臣弁絰於他國之臣皮弁也鄭氏以天子皆弁弁辟天子又謂諸侯弁其諸侯弔士之服絰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注謂

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於此注云君弔士雖常事皮弁錫衰而已明當事不弁絰以別於弔己國卿大夫也但其服云錫衰不云疑衰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至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皆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注云君若有賜焉與文王世子注異孔疏以上於君有師友之恩故孔賈二疏以上於君有師友之恩故禮君若有賜焉下經惟言諸侯錫衰有孔賈申之以司服云公如王之服侯亦有三衰也此諸侯之弔服也此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俱有孔賈二疏以上於君有師友之恩故禮君若有賜焉下經惟言諸侯錫衰記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婦弔于大夫錫衰據鄭注則三衰釋之詳士喪禮小記曰大夫弔于大夫錫衰命婦錫衰而已此卿大夫之弔服也上朋友之恩者不弁絰此注云卿大夫弔服則疑衰也又云其朋友之恩弁絰則無朋友麻注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以素辟諸侯

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注云士當事弁絰疑
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
衰變其裳以素耳案士
上注所謂弁絰皮弁之
又朋友麻注云庶人不
疏謂鄭注不顯所著之
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
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
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
矣此庶人弔服也此記
人之髽而弔也云禮弔
衰歟皆吉笄無首素總
人成服以後之弔服見
於經注而可考者如此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
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言以髽則髽有
者明矣疏正義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與婦
爲舅姑其服皆期已見不杖期章因經未言首服故記明
之惡笄有首以髽異於斬衰三年者之箭笄而髽此笄髽

連言是已成服之髽也詳斬衰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下
盛氏云惡笄有首恙飾也
笄首以笄子謂女子子也初喪亦惡笄有首以髽至卒哭
後或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笄而折其首以著之敖氏云
以笄者著笄之稱也以笄
之盛氏云此不專爲女子
欲終言笄制而後及之耳今案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總
八寸鄭注云齊衰之總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總經及傳下
○舊解有云髽無笄故鄭
之喪夫子誨之髽葢榛以
之證江氏筠云髽有二種
于室及既夕所云髽者是
斬衰章箭笄髽是也以其
其可著笄故免僅施之當
言髽有著笄者則固有
不著笄者江說是也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而
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

不言婦終之也 櫛笄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疏正義曰傳恐人疑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以別之而道於父母之恩也明非箭笄哉氏因傳云笄有首而疑記文惡字爲衍非又記但云折笄首傳恐人疑爲折惡笄之首故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言吉笄以象骨爲之據周禮弁師天子諸侯皆玉笄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笄蓋謂大夫妻以下也吉笄尺二寸惡笄長尺亦見斬衰章傳下記初言女子子及婦之笄髽後乃獨言子折笄首而不及婦故傳發問以明之也○校勘記云注惡之大事畢閻監葛本惡俱誤作笄吉笄尊至義也十二字徐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今本在爲其大飾也下通解無盧云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訓變者何指今本合今案變其尊謂變惡笄而吉笄非指折其首言也詳賈疏是上下牽連總解而其述注則於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之後即述吉笄尊云云

明不與今本同盧說非仍從徐本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者蓋見檀弓有榛以爲笄之文而兩解之也賈疏據玉藻櫛用櫡櫛謂櫛用櫡木爲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故鄭雨存之也放氏云此傳之櫛疑即檀弓之榛蓋聲相近而轉爲櫛耳經義述聞云榛本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櫡木爲笄則直稱櫡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云櫛笄乎蓋櫛當讀爲即即柞木也柞木麤蓋曰櫬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櫬名惡故以爲喪笄爾雅曰栵柞木是采薪即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柞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述聞爲正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者惠氏棟云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今案賈放之說未的當從鄭以摘頭解笄首笄之首猶摘之頭漢之摘古之笄也續漢志曰摘長一尺爲簪今案鄭解有首在櫛笄之後爲簪故以漢時刻鏤摘頭況之也云卒是指吉笄之首言之故以其喪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者蓋葬畢而虞虞而卒哭是喪之大事畢也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彼注云歸謂歸夫家也但既練而歸是正法卒哭後容有事而歸以其喪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

之也云而著吉笄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者蓋歸夫家不可純凶笄枉首爲尊而首服尤以吉笄爲尊若仍惡笄不變則恐舅姑以爲嫌故易惡笄而著吉笄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總之屬則不變之矣云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者以首有刻縷太飾故折去之卒哭未練亦不可純吉也云據枉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以歸於夫家宜言婦而仍稱子者以子是斷父母之稱是欲終守子道不忘父母之恩也敖氏云終終喪之事故不言婦也今案敖說與鄭異鄭以終喪無折笄婦仍指女子子言終之爲終子道其說似迂曲不若敖以婦卽記婦爲舅姑之婦終之爲終喪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其證也後儒若張氏爾岐沈氏彤江氏筠盧氏文弨皆以敖義爲長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正義曰妾爲女君記其首服并及爲君之長子首服也妾爲舅姑卽包於上條婦爲舅姑之中其爲夫則箭笄見斬衰章賈疏云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爲長子亦三年李氏云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首服同其爲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首服亦惡笄有首布總也敖氏云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髽也或曰不言髽省文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後四幅也疏正義曰自此至祛尺二寸記喪服衰裳之制及尺寸之數也云凡者兼五服言之謂衰裳外削內削及裳每幅三袧之制其邊齊衰以下則緝之爲異耳李氏云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幅向內也幅三袧者據裳而言敖氏云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裳幅不變者衣重而裳輕必變也今案衰爲廣長當心者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裳不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殺故以衰與裳對言也注云削猶殺也者廣雅釋詁削與殺皆訓減故鄭以殺釋之謂減殺其幅之邊也高誘注淮南亦云削殺也江氏永云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殺字與此義異彼殺謂斜裁此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

不同然則衰外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內也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稍有飾也者謂大古時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後稍知飾觀故內殺其幅冠衣皆以白布爲之士冠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大古唐虞以上是也先知爲上謂衣也後知爲下謂裳也初時唯知便體故外殺其幅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後世聖人更定服制乃專以此爲喪服也云衲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莊子云形之與形亦辟矣釋文辟相著也然則辟兩側者謂以兩側相著合則其中央自空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謂六冕首弁皮弁朝服玄端之屬辟積卽衲也朝祭之裳每幅辟積無數此裳則限以三辟積亦其與吉服異者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也者謂祭服朝服喪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卽論語所謂帷裳也賈疏云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案帷裳之必須辟積者以其前三後四共七幅每幅二尺二寸爲縫仍存二尺七幅共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太寬與身不相附但人身有廣狹不同故辟積不定其數喪服之裳雖限以三辟積而亦不言其寸數多寡也至淺衣長衣之等連衣裳爲之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無辟積與帷裳異江氏永云淺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此四幅皆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玉藻云衽當旁是也論語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今案淺衣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故下廣上狹要閒不須辟積也

若齊裳內衰外 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疏〕正義曰上言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者五服所同但五服之衰與裳有齊者有不齊者故云若齊也齊謂緝其邊也不齊者謂斬也先言裳而後言衰者齊本據裳言之曲禮去齊尺玉藻足如屨齊鄭注皆云齊裳下緝也論語攝齊升堂皇疏亦云齊裳下縫故先言裳也注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功緦麻四者皆緝故云一斬四緝也云齊緝也者據齊衰三年章傳云齊衰者外展之者說文展轉也謂轉其邊而緝之緝裳者則先轉其邊於內緝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外而後施鍼功也此內外與削幅之內外同者亦所以別於吉服上外削內

削指布幅兩畔之邊言故言幅此則指裳言邊故不言幅也

負廣出於適寸 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正義曰負亦名負版見下注放氏引孔子式負版者式之下放豈謂所式凶服之獨此郊葢祇見字面同而喜爲牽合與衣帶下尺句解作經帶之帶同一謬耳注云負在背上者賈疏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者據下辟領也者適辟領並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此言其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出於衰外旁一寸者則尺八寸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各出辟領一寸則尺八寸也此言其長敖氏以爲比於衰或然

適博四寸出於衰 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外旁出衰外六寸闊中八寸者指一邊之適言之也適在兩肩博四寸者則合適之兩相并闊中言之也適博四寸出於衰外六寸闊中八寸者據橫闊而言負廣出於適寸此言適博四寸出於衰所云出者據橫闊而言鄭恐人疑博與廣有異故釋之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者適辟領也者適在兩肩是爲辟厭之是爲辟領所開處則闊中也辟領與闊中每旁合爲八寸通左右計之則尺六寸衰廣四寸當心辟領旁各出衰外六寸闊中或作闊中謂闊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有二寸注加辟領八寸李氏亦云辟領賈氏作闊中以文義詳之此注似作闊是也吳氏廷華云衣當領處縱橫各翦入四寸以所翦各反摺向外覆於肩謂之適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爲闊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適亦如之今案據吳氏之說以爲適方八寸則每旁覆於肩者縱有八寸而橫闊止四寸合兩旁八寸并闊中爲尺六寸也敖氏以爲當項之處縱廣四寸而橫之闊狹不定則與方領之制殊矣似未可從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衰在胸前以兩肩辟領望之出衰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止四寸而辟領外可知故不必著其寸數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皆以表其衰也與不著寸數者以其出於

衰長六寸博四寸 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疏〕正義曰注云廣袤當心也者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言衰長也言其上下左右適當心之處也衰當心是前有衰後有負版也適在兩肩是左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辟領設於前後左右皆以表其哀戚之心是無所不

衽也李氏云衰表其哀摧之心負言負其悲哀適言主於念親不及他事今案黃氏翰楊氏復據注言孝子哀慼無所不衽謂衰負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此外皆不用敖氏則謂凡凶服弔服無不有衰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版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先大父云衰是綴於當心之名而凶服弔服之上衣亦通名衰故經記每言大功衰小功衰緦衰疑衰皆指上衣言之非謂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也當以黃楊之說爲正褚氏云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非也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者要也

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廣（疏）正義曰五服皆言衰衰下曰裳是通謂上衣爲衰之文則舉其實而言曰衣謂上衣也帶謂當帶之閒故鄭以要釋之或以帶爲絰帶絞帶固誤卽因注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爲衣要亦非裳有要而衣無要也云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者此廣尺謂縱廣一尺故賈疏辨之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又云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裳兩相下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腰閒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苒不能掩故於當帶處以下長尺以掩裳際也今案吳說最明晰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疏）正義曰玉藻云衽當旁寸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坐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永云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衽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衽上合縫之狹頭衽下如燕尾之形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衽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衽屬於衣則坐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深衣之衽也今案江氏言衽制特詳故備錄之此　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者謂裳兩旁之際本不連合故制爲此衽以掩之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此衽二尺五寸是與紳齊也云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

用布三尺五寸者戴氏震校集釋云燕尾一尺五寸各本訛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齊正一尺中一尺五寸交裁之得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通正與燕尾共二尺五寸今改正校勘記云諸本皆誤唯敖氏作燕尾一尺五寸不誤今案三尺五寸之布除去正一尺者二仍一尺五寸斜裁之爲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爲二尺五寸成上寬下狹之形以其寬頭綴之於衣自上垂下如燕尾然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者此也左傳魯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卽此衽賈疏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故鄭上斬衰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 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屬連也云連幅謂不削者李氏云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兩邊各削去一寸爲縫此袂則全幅用之屬之於衣欲其與袂中縱橫正方也敖氏云袂屬幅而不削是綴合之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諸之及肘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

注云屬猶連也正義曰袂袖也之義與連同說文

衣二尺有二寸 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

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入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本集釋通解楊氏復作辟領李氏曰辟領賈氏作闢中今案此計用布之數當作辟領爲是今本作闢中則又因闢中而誤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丈四寸注加辟領八寸徐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左右袂中與身參齊故舉衣之尺寸以見袂中也布幅二尺二寸袂中與衣身長亦二尺二寸以其正方故謂之端衰禫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無等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王氏廷相云此言衣者目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今案深衣云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彼注云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與此言袂中義同說文肘臂節也肱臂上也二者相近故深衣言肘而注以肱言之義亦同也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計衣身用布多少之數未計及袂祛及貢衽之等也賈疏云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褚氏云倍二尺二寸爲四尺四寸加辟領

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合左右兩邊言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闊中者言說太新而鑿

祛尺二寸 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衰時拱尚左手衰時拱尚右手 疏 正義曰馬氏云祛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衰拱上右手鄭義與馬略同玉藻言深衣之制亦曰祛尺二寸鄭注祛袂口也袂即袖也馬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者以拱時必併兩手故有尚左尚右之分也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是吉時拱尚左手衰時拱尚右手也李氏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之至袂口而狹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喫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侈者葢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敖氏云此袂廣二尺二寸而祛尺二寸亦謂圜殺一尺如深衣之祛也此衣與祛衽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萬氏斯同云祛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上一尺二寸不縫也故祛謂之袖口乃通典謂繼袂之未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今案通典非萬說亦非當以圜殺之說爲是喫記所云其衰侈袂者大夫以上之弔服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 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 疏 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斬衰齊衰及大功之受服也并言總衰衰冠之升數也以經各章俱未明言故特記之案斬衰章傳云衰三升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即此記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也唯此記并言三升有半之衰爲異耳以其冠爲受者謂以初喪成服時冠六升之布爲既葬後受衰之布受冠七升者謂以七升之布爲既葬後受冠之布也黃氏榦云案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練而服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則服其功衰喫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也斬衰章賈疏云斬衰衰也斬衰章傳曰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

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閒傳小祥練冠孔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煅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者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益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煅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縫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當考今案父母之喪其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終喪服之橫渠之說是也詳篇首斬衰經下注云衰斬衰也者此條是言斬衰之制因記未言斬故明之云或曰三升半者此說爲證也李氏云義服者爲君服也者以傳記無文故引或說爲君服也三升半之衰不見於閒傳經記亦無降正義服之文先儒以閒傳齊功之衰各以此記之三升半爲義服今案舊說有三差之爲三等又以此爲斬衰義服不知臣之爲君當與子爲父同戴氏震以三升有半之衰專爲公士大夫之臣服其君較舊說爲長詳前斬衰章云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閒

傳曰齊衰四升五升六升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謂斬衰初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變而服衰六升冠七升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謂衰有三升三升半之分而冠同六升受冠同七升半之差爲差別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衰既稍差冠自不必再差是少差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正義曰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冠七升布爲衰更以八升之上也者閒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今既葬受以七升之衰是受以大功之上也云此謂爲母服也者閒傳曰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八升九升今既葬受以七升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也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者此因記未言而注申之亦以其冠爲受謂既

葬後亦以初喪成服時之冠布爲衰也云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謂齊衰有正服義服而記不悉著之以制服主於父母故特舉爲母之服言之舉重以見其餘也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疏 正義曰此記總衰及冠之升數也經云既葬除之則無受也李氏云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總衰雖四升有半而縷則細故冠與之同注云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者本上經文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者謂此經喪服之序總衰在小功上以總衰用小功之縷其精麤同故服序相次是欲著其縷之精麤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齊衰之中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用齊衰三月章傳文言小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縷與小功同而減其升數與小功異也吳氏廷華云經總衰在大功後者以喪期爲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爲次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皆以卽葛及總麻

疏 正義曰大功七升者其章既著之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以此但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是較此記多二等此記但云大功八升若九升而彼兼言七升此記但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彼兼言十二升是較此記多一等故彼注以開傳是極列衣服之差與此記主於受服言者異也此記若字當與及字同義經傳釋詞曰若猶及也與也吳氏廷華疑義云此記大功不言七升者蓋因上齊衰受衰七升明爲大功之衰故與小功不言十二升皆爲省文也江氏筠云不言十二升者以與下小功二等相配蓋記人固不悉數備見觀上齊衰闕二等可明也此與大功章傳俱不言十二升者當以其止爲受冠之所用而衣不及之耳今案吳氏省文

意然也者斬衰既葠以冠六升布爲受是受以齊衰之下也大功正服亦受以冠十升之布義服受以十一升之布而不受以小功之下是受之以正也所以然者斬衰本重故受服降三等輕之以抑其哀情大功正義服本輕故受服但差二等使之從禮而不至於不及聖人制禮之意如是也云其降而枉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者謂小功降服正服義服三者皆以故衰就葛終五月之期而無受服以及緦麻三月亦無受故記均不言之也云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者謂大功有受服而此亦不言受以小功衰故此但列其升數之差而已鄭言此者以終明此條主爲受服而記之意也

附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

禮記閒傳而略具於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於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榦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異良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於討證也近盛氏世佐據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

之說未的江說與注略近也者謂以小功二等爲大功受服之差也云不言七升者放氏云注謂記者於小功言十升若十一升不言十二升是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故於大功亦但言十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必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幷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其文不相值也鄭意蓋如此云言服降而枉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入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義服九升正服衰八升冠十一升既葠亦以冠義服九升冠十升正服義服受布止差二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之大功三等各如其等自大功以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不及十二升也放氏云此齊衰以至小功服各有三等一升之布爲衰鄭言此者以大功正服義服受布止差二

撰讀儀禮私記著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而江氏較爲細密今參揩各家竝下己意別爲圖說於後

衰冠升數圖說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亦三升衰三升有半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齊衰三年服　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爲爲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爲母雖降三年爲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爲母服而下卽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正之名自相歧異也黃倒楊圖皆以爲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爲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爲之說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爲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曰爲父斬衰爲

母齊衰服之正也既得伸三年矣不可爲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爲齊衰之說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爲降服者固非而以爲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爲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爲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爲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令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一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戾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繣不可從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
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
二等故黃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
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倒楊圖仍之李氏
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
是也今增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與祖父母服
同乎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
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
可證也

殤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殤大功
則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殤大功九條皆降服是
也賈篇首疏云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
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倒因增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
圖今案鄭注明云服降而枉大功者衰七升此殤服皆是
降服則不得別爲義服九升明矣蓋降而枉大功者其服
本非大功因降枉此當重於正服義服故殤大功枉大功

前殤小功枉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服降枉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枉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爲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益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

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枉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目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爲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

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嫂爲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倒楊圖標刻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嫂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緦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緦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倒楊圖賈疏云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降正義服圖說

斬衰正服　父爲長子　君爲天子　諸侯爲天子　君爲其父母　父爲人後者　妻爲夫　夫爲妻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　傳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斬衰義服

黃倒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服經文

列諸侯爲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爲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三年服　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爲長子　附記妾爲君之長子　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爲降服母爲長子及附記一條爲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以爲母三條及母爲長子一條皆爲正服以附記一條爲義服謂舊以母爲長子爲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爲長子既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爲母者同今案以母爲長子與子爲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條同列爲三年服焉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賈疏以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云當是

降服楊圖改父在爲母爲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尤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爲母喪冠有別子爲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爲降服若母爲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於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荅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爲降且不特不得爲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爲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適孫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不降正　大夫之適子爲妻　大夫之庶子子爲適昆弟　女子子　適人者爲　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女子子爲祖父母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　大夫爲祖父母適繼父同居者　爲夫之君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爲女君婦爲舅姑　夫之昆弟之子

齊衰不杖期義服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爲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爲

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
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爲之說曰信齋列適孫於不
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
可得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爲不降大夫之適
子爲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
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
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
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爲長子傳對衆子立文而曰父之
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
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

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寄公爲所寓　庶人爲國君　爲舊君君之母妻　大夫仕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　繼父不同居者　大夫爲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爲次楊圖分四層以爲曾祖父母者爲首以爲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爲所寓及爲君者又次之以繼父

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爲嫡一條分附嫡大功嫡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爲祖承重二條及妾爲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爲嫡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幷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爲嫡附於齊衰三月大夫爲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爲嫡服又其衰爲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爲二而各附於其嫡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爲嫡一條本是嫡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爲宗子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爲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嫡大功降服

子之長嫡　中嫡　長嫡中嫡　姑姊妹之長嫡　中嫡　夫之昆弟之子　中嫡　適孫之長嫡　中嫡　大夫之昆弟之長嫡　中嫡　公爲適子之長嫡　中嫡　適子之長嫡　中嫡　大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女子子之長嫡　中嫡　昆弟之長嫡　中嫡　子女子子之長嫡　中嫡　適昆弟之長嫡　中嫡　大夫爲適子之長嫡　中嫡　附記宗子孤爲嫡

叔父之長嫡　中嫡　昆弟之子子之長嫡　中嫡　大夫不降

以上楊圖不一一開列但總標之曰嫡九條皆降服黃側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嫡中嫡一條爲義服江

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
在不杖期章則爲義服既以嫂降在此亦當爲降服其說
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
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
立不降正之目然籠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
空於三者之內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
是今標目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嫂降無尊降
以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嫂中嫂公爲適子之長嫂
中嫂大夫爲適子之長嫂中嫂三條入焉案大夫之庶子
爲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降服餘從

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夫婦人報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庶子　公之昆弟之子爲大夫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　不降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　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不降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大功正服

姪丈夫婦人報

大功義服

適人者黃側舊列於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
適人者黃側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降服其言

曰姑在室爲姪姪爲姑與世叔父同本皆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爲降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而爲之說曰妾爲君庶子之服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也嫂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之長嫂二也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功一條屬之義服嫂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功一條屬之正服嫂小功一條屬之降義服其小功五月一條則俱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爲降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嫂小功以爲嫂而降成人小功以出適而降今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爲不降降今從江氏

總衰七月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嫂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嫂　適孫之下嫂　昆弟之下嫂　大夫爲適昆弟之下嫂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嫂　爲人後者爲姑姊妹之長嫂　從父昆弟之長嫂　爲其昆弟之子女子子　爲夫之子之下嫂　爲夫之叔父之長嫂　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
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
妾爲庶子之長殤 附記宗子孤爲殤
小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殤無正義服黃例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
女子子之下殤二條爲義服江氏仍之楊圖以爲夫之叔
父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條爲降義服皆非
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氏以大夫庶子爲適昆弟
之下殤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辨見殤大功章今仍移入
降服附記一條則從江氏附入也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
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

小功正服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從祖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爲外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君母之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庶婦
己者 從母之父母 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孀妻報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
黃例因賈疏誤分爲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云從父姊妹
勉齋列之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
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本爲一條也考鄭於大功
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
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

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緦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 從祖父昆弟之中殤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
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 夫之姑姊妹
之孫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妹適人者 以上皆殤服 從祖姑姊
族會祖父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緦麻正服 昆弟 庶孫之婦 族祖父母 族父母
從祖昆弟之子 族祖昆弟之子 外孫 族父母
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
甥 壻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緦麻義服 貴臣貴妾 乳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以上略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倒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是不爲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緦以爲父後而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爲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之服彼兩條皆爲正服則此爲

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
己既爲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爲有間矣
先儒以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爲僱他人之婦俱係
不易之論士爲庶母當從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
義服今案江說是也○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
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
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略舉數條列於後餘可例推
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母妻長
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
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

父母緦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
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
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緦麻章從祖
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土
爲庶母緦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
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以
慈己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娣姒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
生小功之親焉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以相與同室則
生緦之親焉是也

卷二十五終

儀禮正義卷二十六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十二疏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册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卜葬日止皆在未啟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雜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士沐粱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再以爲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爲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士也

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死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爲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死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卽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卽云以哀禮哀死亡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樸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今禮記恤由之喪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柱而方子游云柱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喪子游則褐喪負屋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竝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始亦不濮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牀于適室幠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於正寢舁疾時處北墉下牀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莊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牀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牀 疏 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墉下陸氏釋文作庸云牆也衣亦作墉張氏識誤從釋文作庸李氏集釋同宋嚴州刻本明徐本敖氏通典通解俱作墉毛本誤牖牀而遷之當牖下嚴本徐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當毛本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丙稱北牖南牖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又云設牀第當牖鄭俱本此爲說知作墉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柩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葦戶然則北牖益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

牖燕寢亦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無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又婦廟見席于北墉下鄭注北墉牆也室中北方鄭注北墉下是北唯有墉無牖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或爲北墉下釋文牖舊音容知或本作墉爲是作牖誤也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墉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孔疏故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文之譌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牖則作當爲是作南誤矣　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寢者案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書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即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

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士之牖亦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疾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是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亦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亦於寢鄭注言亦者必皆於正寢也是亦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左傳卽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墉下亦則遷之當室之北墉下亦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墉下亦則遷之當室之北墉下也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墉故須言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注因經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牖下也亦據記言也記云牀第當牖莊下莞上簟注莊臥牀莊亦在席卽下莞上簟是也云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幠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衾被也賈疏云亦必覆之爲其形褒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幠用衾亦卽此衾也至小斂

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
幠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
之衾也是也鬼大記云君大夫
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
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
時兩衾竝用故云大斂所竝用之衾也引鬼大記曰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衾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所加
之初死即復復後乃幠用斂衾衾去死衣者見幠用斂衾衽遷尸
于牀幠用斂衾為衽既復之後且覆之以便去死衣也去之以俟
新衣及復衣也則幠用斂衾當衽復之後然後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
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先復而後行死事
斂衾冥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死衣今案鬼大記云唯
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鬼大記注以去
死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幠用斂衾為衽既復之後矣
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蓋謂此數事竝于
始死之日為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
下諸尸諸事竝起則復自衽先略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幠用斂衾
衾當衽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
括之王氏士讓紺解云幠用斂衾
之初死即復復後乃幠用斂衾衾去死衣者見幠用斂衾衽遷尸
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
幠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也鬼大記云君大夫
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
時兩衾竝用故云大斂所竝用之衾也引鬼大記曰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衾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所加
之初死即復復後乃幠用斂衾衾去死衣者見幠用斂衾衽遷尸
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喪禮死于適室是
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
衽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此小斂後夷
尸之牀也衽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纁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下

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
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纁連也 疏 正義曰復
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氣之反而重生故云復檀弓所
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禮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
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
以爵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
禮集釋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
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用褖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
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
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即褖衣禮記曰復諸侯以褒
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
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禮衣者

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褖衣也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玄者之上服也簪左爲陽何俗通作蒨古作何何沈氏彤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儋也臣鉉等曰儋何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疏證曰插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襜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齊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以左肩何齊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閒以固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齊弁服則帶韠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朝服褻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有招魂復魄之事故解復爲招魂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褻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褻服傳所謂近臣閽寺之屬別云齊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純衣纁裳而云齊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韻或从鬠作鬠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簪綴亦訓連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褻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褻服傳所謂近臣閽寺之屬別云齊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純衣纁裳而云齊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韻或从鬠作鬠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簪綴亦訓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

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褻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疏正義曰周禮夏采大褻以冕服復于四郊祭僕大褻復于小廟隸僕大褻復于小寢大寢檀

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主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卽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皐某復三呼外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曰及其外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紺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褖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復私館不復其寢野則升其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之變禮也　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者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寢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皐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神皐赫注皐援神之聲禮運孔疏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死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孔疏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竝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嬖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婦女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

以姓氏稱禮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

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 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疏正義曰受用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楊敖俱作篋釋文集釋俱作篚陸氏曰本或作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篋當從篋爲是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堂下柱庭可知云受衣篋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亦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共其復衣司服受之也士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官當亦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也吳氏紱曰受用篋以爲魂之所依不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竝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外衣亦兼復衣言也阼階主人平日所升之階故敖氏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 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外事疏正義曰以降也西榮之後即西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孔疏不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言復望得魂反而由後降也今案鄭此說未然此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俟受者覆尸以冀其生豈在屋上即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後示與升相變亦爲徹西北扉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扉是屋簷也熊氏案復者徹西北扉亦是求其生沈氏形曰西北扉乃室隱闇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扉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扉者通諸幽也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即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

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蓑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吳氏紱曰徹屏者欲其神自上而下二說實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右始死復

楔齒用角柶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也喪大記曰小臣楔齒用角柶初事也喪大記曰小臣楔齒用角柶士一也周禮玉府大喪共角柶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柶矣角柶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輀上兩末詳後注云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柶疏云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賈疏云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七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能猝辦喪器故皆以生人之器爲之綴猶拘也爲將含恐其辟戾也謂與扱醴角柶制別恐非用賈

綴足用燕几 屨恐其辟戾也

今文綴爲對 疏正義曰檀弓云毀竈以綴足孔疏謂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注云綴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爲將屨恐其辟戾也者辟戾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之注云今文綴爲對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假借字鄭以下記及禮記字竝作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

阼階奠于尸東

鬼神無象設 疏正義曰奠脯醢醴酒者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升自阼階奠于尸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敖氏以禮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即牀而奠當鵬用吉器注器未變也亦是不容改異之意注云禮始於飲食詩曰神

嗜飲食故設奠以爲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奠祭曰奠李氏如圭云是謂始死之奠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張氏爾岐曰褻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云云帷堂訖也疏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慤曰人死斯惡之矣夫婦方亂故帷堂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也

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尚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此篇自始死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監徹帷此二者皆

一屨卽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襚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肂也茲因姜氏兆錫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祿記曰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扉鬼神尚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柩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柩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鄭天子皆然是柩既殯之後於殯哥帷之與帷堂異故祿記又云無柩者不帷鄭注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遂去帷是也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肂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既殯帷之帷堂也非謂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有恩(疏)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襍記曰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私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臣某私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私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聲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彼注分別大夫士假失之盛氏世佐曰是時親族僚友亦當使人赴之大夫士計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襍記者詳矣敖云古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襍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蓋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投衽附心降自西階以由西階降故卽衽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注云赴走告也者下記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殷胘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必赴也云死當有恩者君之禮也若下弔襚之類白虎通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賜之也

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疏)正義曰此謂因是也位猶朝夕哭矣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室不出云賓是僚友羣士者以下云知是士之僚友也鄭注曲禮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誼親容始死卽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褚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疏)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面言尸在室姓也亦通妻在前(疏)主人以下哭位褚大記曰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謂此時也張氏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牀東

者謂主人既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牖下牀東尸之東也敖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兆錫曰喪大吳氏廷華云前亦坐于此一節唯哭先復復而後行奴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奴痛深哭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奴時主人啼婦人踊奴痛深哭發於不自禁遑論哭位上唯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之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疎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駭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礙事叢先謹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礙亂者有倫矣蔡氏德晉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東皆西面以向尸也婦人近而言也主婦坐于牀西西眾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氏世佐云侠夾通侠牀在牀西也與男子相對故曰侠牀今案下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坐鄭注別尊卑也又案喪大記曰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門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門

方外命婦奉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其男子立于主人之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主婦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案此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眾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為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眾主人在其後婦人侠牀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大夫君之喪王人主婦坐餘皆立士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眾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譌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卿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

詳訂疑　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
敖氏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
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
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
衆子庶昆弟繼主人爲
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
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
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
竝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
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疏也鄭注下婦人云妻
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
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
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
者是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
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
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
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
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杖明夫人與主婦皆如者之
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
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
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
耳

今案沈申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統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竝舉主人主婦道其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奴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

親者在室　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此亦兼男子婦人言也謂之親者對下在戶外堂下者言耳其實比于在牀東面者爲少疏也亦男子在東婦人在西吳氏紱云言在室則不必皆東面面蓋亦有於北墉下南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帟幕者入焉故也　注云賈疏云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敖氏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面面是也沈氏彤云案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面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宕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宕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今案沈說是也鄭云父兄姑姊妹子

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兄子姓兼男女言也父兄姑姊妹子姓則姑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衰大功者皆在其內賈疏據主人言誤詳訂疑又沈氏據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爲序此確論也上篇侯牀謂斬衰者此節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節戶外堂下謂小功以下者經文敘次井然如此**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眾婦人眾兄弟小功以下疏正義曰戶外堂上也案鄭注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故此哭位男子在堂下婦人在戶外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戶外室戶外先言婦人自內及外也其親疎同而所立有遠近者內外之辨也皆北面向尸也褚氏寅亮云親疎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　注云小功以下則緦服亦統之矣沈氏形謂此小功緦服婦人兄弟中各有同姓異姓是也或以左傳士踰月外姻至疑始亦哭位不得有異姓不知外姻是言其遠者若近則始亦即來也上言婦人下不言男子傳謂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以兄弟該之也

右戶在室主人以下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齊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也言君使人弔遂入之事李穆亭曰君使人弔使人遂之事李穆亭曰是君於士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敖氏曰喪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爲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　注云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齊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者賈疏云大夫士唯有兩門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有兩門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屋說文閉也祳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云閉也纂文云

古閫字是字書竝無褰帷之訓沈氏彤云扈是帷之所以開閫者故閫之曰扈之則曰扈之猶門關之關訓扃亦訓通其例一也段氏玉裁云士喪禮注曰徹帷扈之事畢則下之褰記注曰此二注扈有褰舉之義與東都賦祛黼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扈在開閉之間故兼此二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祛舉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胠篋篇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爲胠秋水篇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司馬彪注竝云呿開也祛胠呿古通用祕口謂之祛義亦同也竊疑此扈字與祛胠呿亦通曲禮暑無褰裳鄭注褰祛也是扈有褰義又下君使人襚復云徹帷是事畢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說徹帷經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襚徹帷後不更云帷堂則賈以扈爲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者確矣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疏正義曰弔者入謂入寢門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賓聞君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以其尸在室中弔主於奴者不容轉乃於生奴兩盡也主人進中庭褚氏寅亮云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蓋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江氏筠說同今案褚氏以爲東方之中庭者據賓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爲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宜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說是也

注云主人不升賤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云拜于下則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此無正文鄭約禮記爲言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賈疏云彼據鄰國之君此弔己國之士故不言寡也今案弔己國之士故亦不云君之喪而云子之喪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稽顙頭觸地正義曰疏畢乃哭成踊三者三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鄭注隱痛也檀弓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此經云成踊即

有算之謂也方氏苞曰前此哭無停聲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禮經釋例曰凡君使人弔襚賵士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又曰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即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弟固井井也又周官九拜解曰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頹乎其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鄭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稽顙頭觸地者禮記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云稽顙頭觸地者案稽之言至也是鄭所本也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案稽顙觸地無容爲異耳說文顙頟也云成踊三者三者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孔疏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又檀弓疏云跳躍

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也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疏正義曰外門大門也對寢門爲外門凡迎送之禮迎于外門外者送亦于外門外此經迎于寢門外送於外門外又迎不拜而送拜皆喪禮異也此及上文但言主人不言衆主人者下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故喪禮拜賓惟主人一人也以上是君使人弔之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以助斂致命曰君使某襚疏正義曰襚衣死人也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此云君使人襚則於敵以下亦稱襚也禮別更端弔襚不同時上君使人弔徹帷則弔事畢即下之也主人如初謂如上弔時出迎先入諸儀也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案衣之上曰領裳之上曰要敖氏云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於衣也蔡氏云襚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則簪裳於衣以成一稱宏也入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者白虎通云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公羊傳衣被曰襚何注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穀

梁傳衣衾曰襚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襚是襚者衣衾之名故鄭注士喪禮云凡物自外入者皆曰襚是也云大斂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被襚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禮記文賈疏云君襚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所以榮君賜也**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主人拜如初襚者之命也云如初亦如上弔時拜稽顙成踊也襚者入衣尸此入謂入室衣尸者蓋以襚衣覆于斂衾之上出主人拜送如初亦送于外門外也以上是君使人襚之禮**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感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但疏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襚出而見賓之儀也○升降自西階自下嚴本有階字唐石經無從石經○儀禮釋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乍違惟君命弔襚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在廟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

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于士亦旅之也卽位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宁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賓之禮上命赴云有賓則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少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位此卽位不過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敖義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菊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井然不紊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以傳而疑經可矣　注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感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經云遂拜賓者係因君命

出而拜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者下小斂後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特拜別於士旅拜也位也者以阼階下是主人之位未忍在此故少立于西階下亦升降自西階之意也云人拜賓云卽位踊是拜而成踊此不踊則但哭拜而已者以下主正拜賓異也云不辭而主人升入義已見上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若爲拜賓出則拜必成踊且待其辭而後入乃爲成禮今卽位而不踊又不待辭而卽入則不成禮矣以本不爲賓出故不必與賓成禮也以上是總言受君弔禭之時其見賓之儀如此非專爲君使人禭言也

右君使人弔禭

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卽陳陳在房中疏之事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故不將命亦不言主人兼齊衰大功而言以有同財之義也者此親者在拜也云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者上言親者在室則可以直達故不須將命也云卽陳陳在房中者以下徹衣者執以適房故知陳在房中也經云以卽陳謂卽就房中所陳處陳之少儀曰親者兄弟不以禭進是也**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禭拜于位也疏正義曰喪大記云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于房中室中位也疏孔疏大功以上禭之不將命自卽陳于房中是此親戚之衣謂小功以下對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是此記云親戚之不將命自卽陳于房中上親者卽陳言之也注云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者上經親者在室下卽言衆兄弟故知此次親者卽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庶疏遠之稱同姓謂祖免及絕服以外者大傳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是也容同姓者容庶中兼有疏遠之同姓也敖氏以庶兄弟中兼有外兄弟但上衆兄弟注謂小功以下則外兄弟已統之矣此庶兄弟禭使人將命于室也下記云其禭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此時也云將命于室中位也者謂室中牀東位而禭者故均須使人將命于室亦容有不在室中位也拜于位也拜不稽顙別於君使人禭也又君禭以衣尸此委衣

於尸東牀上亦別於君襚也敖氏云辟君襚且不必其用之也張氏云委衣將命者委之也但致命北面委衣于尸東當西面李氏云下經曰西面委衣如於室禮則委衣西面是也

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葢親則禮略疎則禮隆聖人之意然爾今案此卽父黨無容之義也主人拜亦拜于位不稽顙也敖氏云此惟拜而已者以其與君襚同節皖小斂拜襚者則稽顙此皖云委衣如初如其于尸東牀上宦遠辟之是也張氏爾岐云委衣于牀不坐注云委之者朋友也今案下記云襚者委衣于牀不坐注云親以進親之恩也者謂朋友相親之恩意也云退下堂反賓位也者賓位詳有賓則拜之下此退謂朋友襚者退也云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徒哭不踊是示別也敖氏以退哭不踊爲兼庶兄弟及朋友襚而言褚氏寅亮云朋友親襚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今案褚氏之說是也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疏正義曰上文有司徹衣君襚時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執衣亦如之但云如襚則是凡襚者皆左執領右執要也親者以下不言者省文褚記亦曰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適房當以陳也注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者盛氏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襚以卽陳則不須徹矣方氏苞云君襚不徹庶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於外而徹庶襚耳今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房皆不言君襚以卽陳不須徹是此徹衣專指上委于牀之衣也庶兄弟及朋友人甚衆恐襚多牀不足容故凡於襚者出卽令有司徹之

右親者庶兄弟朋友襚

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繒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褚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亾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疏正義曰自此至階上言爲銘之事○書銘于末銘當作名注大夫士之所建也嚴本脫士字據周禮司常云大夫士

建物當有士字故以其旗識之嚴本脫以字據檀弓原文當有又檀弓識字不重嚴本重識字集釋各本同釋文云上音試下音式注疏本作弓亦重識字釋文識識竝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是鄭所見本與今異也今案上識字竝傷古幟字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古注識讀與幟同是也漢時多以旗幟連言高祖紀旗幟皆赤旗幟即徽幟也下識字音式則當作知識解謂以其旗幟知之也若音志則當作識記解謂以其旗幟記之也二義竝通無旗嚴本旗作旌集釋同戴校云今注疏本訛作旗今案無旗謂無旗物也似當作旗在棺爲柩今禮記原文爲作曰○銘所以表柩也周禮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詳下曰某氏某之柩上某爲奴者姓氏下某奴者名喪服繐衰三升也書銘于末謂書名於旌也此銘當作名從之繐黑色旌赤色言旌末則上繐下旌也說文旌赤色也從赤亞聲又云旌或从貞作旃是旌爲正字也廣三寸謂其辭一也則銘天子至士皆有之爲銘各以其物是泛言爲銘之制如此各以生時所建之旗也司常曰掌九旗之物名又曰贊司馬頒旗物即此經所謂物也凶謂無其物無物則以繐長半幅旌末長終幅廣三寸爲

小記曰復與書銘男子稱名敖氏云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諱故也　注云銘明旌也者檀弓文彼注云神明之精云禫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曰禫帛爲物又曰大夫士建物是鄭所本也案鄭引禫帛爲物非釋經物字以爲銘用生時所建之旗而禫帛爲物係士生時所建故引以明之也賈疏以鄭此注爲釋經物字則於經各字義難通故多曲說後人并以此訾鄭誤矣詳訂疑云以奴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者亦檀弓文下又曰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鄭彼注解愛之敬之二句謂重與奠此又以解明旌者書銘亦是愛之斯錄之之事義得兩通故鄭兩解之也但此注止引愛之一句檀弓疏謂鄭士喪禮注引愛之敬之二事以解明旌似誤云亾無也者亾無古通此經亾爲有無之義以無釋之則易曉也云無旗不命之士也者以此篇是士禮無旗則是爲不命之士言也近儒疑無旗爲庶人非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兩邊各去一寸爲二尺故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之則三尺也但此疏以布言之小祝司常疏又以爲用繒與此異云在棺曰柩禮記曲禮問喪二篇皆有此文云今文銘皆爲名氏玉裁曰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銘者自

名也云名已足不必加金矣故說文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琪案小祝設熬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各以其物及取名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又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誄繫世敬傳共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皆下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賈於此申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皆爲名不言皆字何指末爲旆者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繼旐末也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是旆本旐末之垂者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小雅出車傳曰旆旆垂旒貌又云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但以尺引申之爲凡垂之稱此銘旌之末如旗旒之末故今文得假旆爲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賈疏引禮緯

易仞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司常疏引禮緯同小祝疏引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文小異附載於此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杠銘橦也疏正義曰敖氏據小祝注引無宇字遂以宇爲衍文今案小祝疏云置于西階上屋宇下則是注本有宇字而傳寫脫耳○杠銘之竿也以竹爲之注云杠銘橦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注橦旗之竿是也吳氏紱云繒半幅經終幅合之長三尺竹杠長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但取記姓名識別耳非如後世爲觀美也賈疏云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下文卒塗始置于肆若然此時未用權置于此云宇椳也者賈疏云爾雅檐謂之椳郭云屋椳今案說文櫩字下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椳是椳即檐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是宇與椳皆檐之名故鄭云宇椳也說文宇屋邊也字本屋邊之名以檐在屋之邊故又名爲宇李氏如圭集釋云屋之邊壓謂之宇宇西階上也敖氏云置臥而縮置之今案敖說非也廣雅釋詁置立也詩八月在宇亦謂上當宇也銘所以表柩柩在西階上故也此銘所以必置于西階上其上當宇也此時尸未斂於柩蓋預書

右爲銘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壙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壙塊
竈西牆中庭之疏正義曰自此至西序下南上皆言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甸人掘坎以下言沐浴飯含之具陳于房中者貝三以下言沐浴飯含之以埋沐浴餘瀋及巾柶等物壙以煑潘水坎甸人掘之壙亦甸人爲之坎制詳下記階間一柱西與壙說文作埌云陶竈窗也有窗故有三分階間東西兩階之間也少西則近西牆下則逼近西牆故東鄉也牆亦謂之壁特牲記鼏羹在西壁注西壁西牆下是也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周禮序官甸師下有徒三百人其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共野果蓏之薦是其主田野之事也先大夫儀禮釋官云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職喪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有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周祝家人十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壙于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與亨爨聯職故使爲壙也喪大記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厓薪用爨之云壙塊竈者下記云壙用塊注塊堛也說文堛也塊俗凶字是此竈以土塊爲之與常竈異也吳紱云沐浴之潘水必致其潔不敢以生人飲食之爨褻之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蓋不爲壙而浴水自爨室來故記者譏其簡略耳云西牆中庭者李氏如圭云中庭庭南北之中也蓋堂之前爲庭庭之東西有牆此壙在西牆下而當庭南北之中故云中庭之西也云今文鄉爲面者胡氏承珙云說文倗鄉也段氏玉裁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也漢人無作向者少儀作倗說與鄭同承珙案鄭注中言鄉人也案許所據少儀尊壺者面其鼻注云鼻在面周禮擇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禮記玉藻惟君面尊皆云面言人則曰面言物可曰鄉故此從古文

新益樂堆廢敦重

鬲皆濯造于西階下 鄭注云盤以盛水漱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疏正義曰盤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以新器濯之使潔陳于西階下俟用注云新此瓦器五種皆用瓦尚質也必新之以送死事

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漱也造至也猶饌也各本無以字盧校據疏補○此經言盆盤瓶廢敦重鬲皆種者重死事者此五種重不敢用常褻器也云王氏疏證云爾雅盎謂之缶郭注盆也顏師古注急就篇云缶盆盎一類耳缶卽盎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考工記陶人爲盆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案盆陶人爲之是瓦器也下經祝淅米于堂用盆是盆以盛水淅米也云槃以承溲濯者下經云溲濯棄于坎注云沐浴餘瀋水是也槃承餘瀋是置於尸牀下承之說文槃承槃也從木般聲是槃爲承水器又云盤古文從金盤籀文從皿是槃當以木與金爲之此注云瓦者據喪大記士併瓦盤故知用瓦也喪大記又云沐用瓦槃似瓦槃有大小經所陳雖未言其數當不止一槃耳下云士有冰用夷槃鄭注周禮及喪大記俱以漢之大槃釋夷槃云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據此則夷槃有采飾當用木與金爲之與瓦異

餘詳下經云瓶以汲水也者說文併鬱也鬱汲併也併或从瓦作瓶是瓶爲汲水器也云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者下經云黍稷用瓦敦是敦爲瓦器也又云敦啟會面足則敦有足矣但彼敦以盛黍稷此敦以盛飯含之米二者異故彼敦有足此敦無足賈疏云凡物無足稱廢士虞禮主人洗廢觶注觶無足是也餘詳少牢禮云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者案考工記陶人爲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鄭注觳受斗二升說文同則鬲容六斗也說文又云鬲或从瓦作甗是鬲瓦器也喪大記曰陶人出重鬲下經煮潘用鬲又以飯尸之餘米用鬲煮爲鬻縣于重故名重鬲或曰鬲用二故云重重鬲二鬲也云濯溉也者溉當从手作摡士昏禮曰某之子未得濯摡于祭祀說文摡滌也是濯爲滌洗使潔也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者案造至也係常訓鄭注周禮司門及大司寇同儀禮凡陳器物多言饌鄭注士冠禮饌陳也是也此造亦爲陳故云猶饌也但不云饌而云造者以喪事匆遽有造次之義故云造也蔡氏德晉云言造者濯於他處乃以造於此也義亦通

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階下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

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爲縉縉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縮索爲縉古文綪皆爲精

正義曰此以下皆陳襲尸之收縮疏具故云襲事賈疏云按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从先成先陳後成後陳褻事遽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案西領者衣領向西也放氏謂尸在室故西領王氏士讓云案冠禮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王氏說是也注云襲事謂衣服也者西領故指衣服言之但下文所陳不止衣服舉其大者言也褻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綌紵不入鄭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不入孔疏不入陳之也皆此陳襲衣服之事云綪讀爲縉縉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縮索爲縉縉屈也說文綪赤繒也綪之本義不訓屈故鄭讀爲縉以明之說文縉紆未縈縮紆詘也一曰縈也縈收卷也段氏玉裁云卷居轉切各本作奰非也今案紆訓詘與屈通說文以紆未縈縮解縉字是訓縉爲屈也未縈縮即未收卷之縮凡收卷縮索必屈之故江沔之閒謂縈收縮索爲縉鄭引當時語以證縉之爲屈義與許同也江沔之閒謂江水北沔水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南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沔水即漢水一水三名也下經小斂大斂云不綪故鄭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對小斂大斂言之也陸氏德明云凡陳物少一行可訖者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綪不綪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綪不綪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綪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即從北至南則是綪蔡氏德晉云陳設諸物首行從前至後陳之不能盡次行即接續前行從後至前陳之如物之屈而復轉也不綪者再行更行相接續也今案此二說釋經綪屈義最分明云古文綪皆爲精者胡氏承珙云今文作綪者綪從糸旁於縈屈之義爲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綪而注則讀爲縉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綪結連文屈義易明也綪皆爲精綪屈也不讀爲縉者以綪皆下文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也惠氏棟云說文縉赤繒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縉爲側庚反非也

明衣裳用布

所以親身正義曰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明衣爲平日齊潔也

居之服也古者有疾則齊故襲時近體著此衣裳言明者取明潔之義其制詳下記用布謂用帷幕之布亦見下記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者下文浴訖卽設明衣裳又云明衣不在算故知是親身之衣圭亦潔也詳士虞記

笄用桑長四寸纔中 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四寸不冠故也纔笄之中央以安髮也長

疏 正義曰玉篇云髺胡括古活二切髺同髻又云髻居濟切髽同髻是玉篇以髻爲一字髺髽爲一字說文有髽無髺有髽無髺髺作髻云髻卽髺字之異者絜髮束髮也髺結者旣髺之髻也然則束之爲髻髻與髺亦一矣餘詳髻用組下盛氏世佐云髻笄者髻訖所加之笄也必連髻言之者以別於固冠之笄耳蔡氏德晉云生時固髮之笄用骨爲之今用桑變於生也 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者以桑喪聲同喪事用桑是取其名也公羊傳虞主用桑何注桑猶喪也用桑者取其名義與此同禮記喪祭用桑畢用桑亦此義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賈疏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卽此笄是也一是爲冠笄皮弁冔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惟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笄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葬家語之僞云案襲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卽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益旣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若有冠非待奴之禮未之思耳今案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儷目髻而不笄謂無固冠之笄楊倞注據此經笄用桑以不笄爲或後世略也誤矣云纔笄之中央狹則於髮安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案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纔若纔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纔今文而不從也又案說文云優饒也不出纔字纔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又

云玉篇云纓笄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巾則中又傳寫爲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今案沈說是也

布衣環幅不鑿

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正義曰布巾爲飯而設以覆尸面用巾之制正方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廣袤等則方矣劉氏績三禮圖以爲方二尺二寸是也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者以經云不鑿則禮固有鑿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鑿巾以含也知士之子親含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親含也禮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設則有鑿巾孔疏飯含也大夫以上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故爲失禮也是鑿巾嫌有惡也但此注云士親含反其巾彼注云發其巾似不同者沈氏彤云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云古文環作還者惠氏棟云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胡氏承珙云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壁之注云環周也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

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疏正義曰掩亦所以代冠惟有掩故不用冠也練帛熟帛經不言色蓋用素帛卽考工記㡛氏所謂湅帛也說文練湅繒也是練爲已湅之帛以練帛爲掩取其軟也荀子所謂設掩面卽此然掩以代冠自覆頭非覆面也廣終幅據聘禮疏引鄭志趙商問咫八寸四八三度荅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是終幅爲二尺四寸此掩蓋廣二尺四寸而長五尺也注云掩裹首也者謂以掩裹頭非連首全裹之也說文掩斂也小上曰掩釋名綃頭齊人謂之幠頭也吳氏紱云下言幠幎目則掩自額以上可知其說是也後世生人幠頭之制亦以帛爲之有似于掩故名爲幠然禮經自作掩幠是後代字吳氏廷華謂掩當作幠非矣後周之幞頭宋人之幅巾襲用幅巾其倣古者掩之遺象歟云析其末爲將結於頤

下又還結於項中者蓋卽以掩前後兩端之末各析爲二條以爲繫後二條向前結於頤下前二條向後結於項中不別用組繫也云將者此時但陳之而已未結也下經商祝掩瑱設幎目乃結之故云將餘詳下

瑱用白纊瑱充耳

纊新緜

疏正義曰注云瑱充耳謂之瑱是也亦名塞耳君子偕老詩曰玉之瑱也毛傳瑱塞耳也下記云瑱塞耳注云塞充窒是充耳塞耳義一也云纊新緜者詳下記屬纊以俟絕氣下士生時當用象爲瑱此詩首章毛以爲士服故知生時以素乎而毛傳素象瑱此注云瑱充耳者淇奧詩曰充耳琇瑩當用象爲瑱今不用象而用白纊爲瑱又無紘懸異於生也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也著充之以絮也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經赤繫也組繫爲可結也古文幎爲涓

疏正義曰荀子云設黼目黼目卽幎目也方尺二寸廣袤皆尺二寸也言經裏則緇其表矣注云幎目覆面者也者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今周禮作冪鄭注周禮云以巾覆物曰冪此幎目雖以目爲名亦兼覆面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爲幎以冒面而死是也云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者胡氏承珙云讀幎若縈祇是比方其音幎之義爲覆賈疏謂似葛藟之縈非也云經赤也者爾雅再染謂之經鄭云赤係大概言之其實經是淺赤也云著充之以絮也者謂以絮充入緇表經裏之中云組繫爲可結也者賈疏云四角有繫於後結之組繫以組爲繫也云古文幎爲涓者古从罙从冃之字以聲近每多通假如蝞或作蠉蝞猨亦作蠉荀子作儇蓋與古文作涓相近鄭以幎爲正字故從今文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刃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刃爲方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謂握手所以韜手兩手各一方氏苞謂長尺二寸廣五寸乃以一面言其制宜合二面如囊是也但盛氏解牢中刃寸謂狹其中爲四寸以安會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其刃一寸以安大指方氏謂削約握之前半刃各一寸則皆未合至郝氏敬謂握手縫帛如簡韜尸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刃寬寸兩手交貫於牢萬氏斯大說亦略同沈氏彤儀禮小疏辨之曰郝氏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擘爲左決連右擘右決連左擘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刃坐者蓋象其始生時亦便於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其云牢猶籠也空其中刃寬寸解亦未洽

葢握手之制自賈疏已誤後世解者雖多不得其旨今案握手用玄纁裹據下記云裹親膚則玄在外矣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長尺二寸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于擘則從指至擘葢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逢合如囊則以玄爲表每面各用玄纁爲裏亦每面各用纁長尺二寸廣五寸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旁共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握之中央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爲手之狹處故必削之中央以安手是也著亦謂以絮充入玄表纁裏之中組繫亦以爲結注不言者已詳上也前陳明衣裳及飯含之巾言用布掩言用帛此及幎目不言者葢亦用帛爲之蒙掩而省也掩及幎目以裹首握手以裹手也　注云牢讀爲樓校勘記謂樓字當從手作摟胡氏承珙云牢讀屋霤是其例爾雅陝而修曲曰樓此謂削約握之中央正與陝而修曲義近似不必改樓爲摟也今案嚴本作樓各本亦皆作樓惠氏棟云古音牢樓同從樓爲是今文樓爲纓各本作樓集

釋樓作牢校勘記云鄭既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纓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爲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脽與此同例纓字義詳上此握中央狹兩頭闊與纓義殊故鄭從古文作牢而讀爲樓以明其義也旁爲方者段氏玉裁云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尚書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是方旁本通胡氏承珙云鄭意今文作方疑於其方一寸故從古文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　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依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糸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檡爲澤世俗謂王棘弒鼠疏正義曰決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生時用象骨爲之詳鄉射大射二篇注此用木異於生也用正王棘若檡棘之善者皆可用賈疏謂料用其一不謂兼用是也組繫將以結於擘者極卽沓也亦著於右手指以利放弦纊極謂以纊爲極也言二當著於右巨指鉤弦注方持弦矢曰挾是也

闓也所以鉤弦而闓之是決以闓弦卽謂決爲闓也云挾猶弓以橫執弦者言未射之時亦以決執弦大射儀云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注方持弦矢曰挾是也

詩云決拾既依車攻篇文鄭箋依謂手指相次比也此引以證射時用決之意云正善也者鄭訓正爲善與士冠禮注同正兼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也云極猶放弦也以杳指放弦令不挈指也者著極以利放弦因卽謂極爲放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倉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也沈氏彤氏彤云案說文云搭縫指搭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卽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契當爲契但二字亦通用云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糸用纊又二明不用也者言此以別於生也陳氏祥道云生者以纊又二明不用也敖氏繼公云生時亦用極皆三復質敖氏謂士生時亦用二褚氏寅亮云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說非云古文王爲玉今文擇爲澤者胡氏承珙云周禮九嬪贊玉齋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小篆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中畫近上不勻故古書每多相溷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如爾雅蠙王蛇之類周禮敹人注亦云王鮪鮪之大者故從今文作王擇爲澤者玉篇云擇槎棗也槎棗似柿而小

是擇爲正字故鄭從古文云世俗謂王棘秅鼠者沈氏彤云玉篇云秅碎鼠也碎落也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惠氏棟云王棘秅鼠言王棘可以秅鼠也秅古碟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秅糸于杜張守節云秅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秅音宅與碟同古今字異耳碟鼠見張湯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秅鼠劉昌宗音秅爲托皆失之○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詩曰決拾既依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犆弋扶拾鄭司農云扶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扶謂引弦弧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云決猶闓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糸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扶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艾蘭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周禮注始未定之說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

裁說文注云決卽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臾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儀禮作抶決周禮作抶禮記內則作玦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倉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朱韋爲之而三臾用纊又二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臾者尊卑同二用纊也極又名韘又名捃芺蘭詩曰童子佩韘鄭箋云韘之言捃所以鰓捃手指著捃是也但毛傳以韘爲玦說文亦云韘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韘意以韘極捃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也以字從韋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例亦云韘字从韋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韝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遂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韝扞也後鄭云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儀

注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以韋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蓋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遂亦用朱韋歟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鄭注拾謂射韝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韝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韝韘也王氏疏證云拾捍韝韘爲一物韘爲一物廣雅以一物失之矣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綪翿七大夫玄冒黼殺綪翿五士緇冒經殺綪翿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正義曰襍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釋名云以囊韜其形使勿惡也案冒是總名分之有質有殺劉氏績曰冒上身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準臾者身而爲之初無寸量也今案喪大記云殺三尺劉說不以爲然以冒所以揜形必自首至足盡揜之人之長短不齊故經於質不言尺殺亦不言尺意蓋信經不信記也○注引喪大記云大夫

玄冒黼殺張氏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黼作緻巾箱嚴本之爲黼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黼大夫緻喪大記之文蓋誤也從監杭本戴校集釋據識誤改緻字宏從之

云冒韜尸者制當爲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者韜尸重形也者質正係常訓以殺義難明故以正釋之言其制正直也云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者此時特陳之未上後韜首而下者以殺狹而質寬先用殺韜之而後韜質乃可綴合也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者係大概言之也其實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緇是深玄再染爲纁經三染爲纁經是淺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緇質經殺與此經合也君以錦爲殺大夫以玄爲質黼爲殺士以緇爲質經爲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冒是大名故代質言之下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則固質殺分矣綴旁之義孔疏謂旁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據鄭云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韜之矣然則賈說爲合綴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今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不分明賈疏云冒無帶無鈕而又云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則以何者綴之使連乎聶氏崇義云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線綴之使相連如聶說則必旣韜而後以線縫之於情事亦不合且若七若五若三奚以分蓋綴旁之義當仍依孔疏用帶結但不於一邊綴之而於身之兩旁質與殺相接之處綴之使合兩旁各用七帶五帶三帶以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 疇弁

服純衣 謂生時疇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各本無是疏蓋脫也今據補云純衣者纁裳者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所陳有裳因經未言裳故注補之此所陳止衣裳無冠而經云疇弁服是以冠名服故禮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疇弁一玄冕一鄭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是也云如者不冠義詳前純衣纁裳詳士冠禮

皮弁服 皮弁所衣之服也其亦以冠名服也注白布衣素裳也 疏正義曰此云皮弁服白布衣素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詳士冠禮褖衣黑衣裳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

不禪謂之一稱疏正義曰緣古文緣爲緣緣亦作稅衰大記作稅衣釋文音俱與緣同是緣爲正字稅爲假僭字也此經緣衣卽玄端服鄭注襍記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是也沈氏彤云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緣衣者緣衣連衣裳黑而非玄弁二服亦簪裳於衣也葢衣裳連則便於襲斂王氏士讓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斁服是服而安矣

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緣者謂下本有之注疏本誤刪黑衣裳以赤緣之禮服無其文此注始指士昏禮女純衣纁袡言也彼注云純衣玄以纁緣其邊是以赤緣之也周禮內司服亦服緣衣爲下士妻服之緣衣本婦人之服緣衣黑此襲時所陳之衣亦黑又婦人之服連衣裳此緣衣亦連衣裳故以緣名之鄭卽以婦人之服解之也緣衣所以必連衣裳者緣衣以表袍袍本連衣裳也襍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曾子譏其纁袡爲襲婦服則此緣衣不用赤緣矣纁袡係婦人始嫁之服平日服緣衣亦不用纁袡男子以緣名衣唯見此經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緣衣黑葢謂此也云緣之言緣也者案此緣與上赤緣之緣異上緣謂緣邊此緣作飾字解葢袍必以緣

衣表之是緣衣爲袍飾故云緣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引喪大記者證緣衣表袍之義但今本喪大記作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引先云衣必有裳者欲以見裔弁皮弁緣衣三者皆連衣裳故爲一稱下云乃襲三稱卽謂此三服也袍必有表不禪者彼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子羔之繭衣裳與稅衣爲一亦是以稅衣表袍彼注云繭衣裳若今大襦也纊爲繭纊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是也云古文緣爲緣者周禮內司服緣衣經本作緣鄭注云褖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又云緣字之誤故於此經從今文作緣也段氏周禮漢讀考因詩緣衣之誤胡氏儀禮作緣衣承石經之誤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同今案內司服若作緣衣明言其色先後鄭注何以無一言及之且陸氏釋文亦作緣云或作緣或孔所據本誤耳

繙帶 黑繒之帶疏正義曰繙帶詳見士冠禮此襲時三服共一帶也褖記率帶諸侯大夫鄭本是作緣不作繙或孔所同吐亂反則帶皆五采士二采鄭注此謂襲尸之大帶士以朱綠二采與此異者彼疏謂天子之士也

之間色所謂韎也是纁裳一謂之韎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服冕祭又士之韎韐無飾大夫則飾以山故變言纁裳儀禮陳士服則三服共一韎韐而已

竹笏 笏所以瑳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

疏 正義曰注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書思對命玉藻文彼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釋名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此笏以竹爲之鄭引玉藻諸文證天子以下笏所用物及尺寸制度之異并以證士之笏用竹也云士以竹本象可也者今本玉藻無以字彼注云大夫士飾竹以象牙飾其邊云今文笏作忽者惠氏棟云說文無笏字古笏字本作曶鄭氏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帗帶搢曶說文曰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氣

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曶說文又云曶籀文作曶一曰佩也象形曶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胡氏承珙云案笏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珽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尚知此字爲後人所加益鄭後人盡改經注之曶作笏耳今案說文曶籀文作曶是曶忽本一字段氏注云不得謂古笏可从口不可从曰是也故鄭氏尚書穆天子傳皆作曶胡氏謂儀禮古本作曶不無拘泥耳

約純組綦繫于踵 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繩約繶純純博寸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與張說同今案唐石經有約字各家據釋文及屨人注引無約字以爲衍文然先鄭所見本與後鄭本儀禮古文作約今文假忽爲之屨或先鄭所見本與後鄭屨人注云約繶純必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又云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則有繶純後鄭屨人注云約繶純同色盛氏世佐云案皆冬夏也又皮葛雖異其制則同言繩於繶與約純之間明此三者皆繩也敖氏云踵屨後也以其當足踵之處故因以名之以

係神工註疏卷二十一
綦繫於此欲其斂也及著之乃繫于跗鞮用麑弁之鞮屨
用皮弁之屨以二服尊也今案釋名云足後曰跟又謂之
踵此時特陳之耳尚未著于尸也則組綦繫于踵自是繫
于屨後下結于跗乃向前結之敖說可從　注云冬皮屨
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者案士冠禮屨夏用葛冬
皮屨經言夏葛屨則冬之爲皮屨可知故變言白以見夏
亦用白也云此皮弁之屨者以此所陳係皮弁服之屨亦
三服共一屨也引士冠禮者證此經言白屨繒純正是皮
弁之屨素積白屨至純博寸俱士冠禮文詳士冠禮云綦
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者鄭以經言組綦綦是屨係之名
用組爲之廣雅釋器云鞮屨其紟謂之綦王氏疏證云屨
系謂之紟紟一聲之轉是也組綦以繫屨有拘止之義
故云所以拘止屨也禮記內則屨著綦鄭注亦云綦屨繫
也係系繫三字同孔疏云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
足是也孔又釋綦爲絢據下云綦結于跗連絢則綦與絢
別矣云綦讀如馬紲綦之綦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注
云純菲今時不僭也傳注云繩菲今時不僭也不僭爲草屨其系名綦葛屨皮
屨之系亦通名綦弁師之綦爲皮弁貫玉之結故以屨系之綦明之此組綦本爲屨系故又以紲馬之綦明之耳今
案廣雅釋器云繫縪紲也詩白駒繫之維之傳云繫紲也
有客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紲也說文縪紲前兩
足也是馬紲之綦以紲馬足屨係之綦以拘止屨義近故
鄭讀從之庶遂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
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　疏庶遂正義曰
上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之親者即陳於房其餘徹衣
者執以適房是庶遂本在房中故繼陳之但襲不用耳
注云庶衆也者庶遂對君稱君遂言也云不用襲也者言不用
以襲也賈疏云至小斂則用之唯君遂至大斂乃用也云
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者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
之而盡納之可也彼注云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彼注云多陳
以多爲榮此注多陳之
少納之語蓋本於彼

右襲事所用衣物陳於房中者

貝三實于笲貝水物古者以爲貨
笲盛之也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雜記曰天子飯九
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

傳禮曰含用玉鄭蓋謂大夫以上不合用貝耳其士飯三貝固與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也案周禮大宰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玉府大喪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柱左右巘及柱口中者是天子飯含玉柱口中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注言飯含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飯以玉士飯以貝也孔氏廣森云如禮文明飯含玉士飯以璧大夫以璧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穊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含玉是飯與含珠穊記鑿巾以異此經合矣案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也何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白虎通所以有飯含何緣生會今从不欲虛物何也有益从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文明飯以珠含以璧大夫以璧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穊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含玉是飯與含珠穊記鑿巾以異其士飯三貝固與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玉府大喪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柱左右巘及柱口中者是天子飯含玉柱口中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注言飯含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飯以玉士飯以貝也孔氏廣森云如禮文明飯含玉士飯以璧大夫以璧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穊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含玉是飯與含珠穊記鑿巾以異其士飯三貝固與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也何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白虎通所以有飯含何緣生會今从不欲虛物何也有益从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文明飯以珠含以璧大夫以璧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穊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含玉是飯與含珠穊記鑿巾以異其士飯三貝固與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也何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白虎通所以有飯含何緣生會今从不欲虛物何也有益从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文明飯以珠含以璧大夫以璧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穊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含玉是飯與含珠穊記鑿巾以異其士飯三貝固與大宰大喪贊含玉鄭注含玉从者口實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玉府大喪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柱左右巘及柱口中者是天子飯含玉柱口中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注言飯含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飯以玉士飯以貝也孔氏廣森云如禮文明飯含玉士飯

是沐與浴別也皆用綌者沐浴之巾皆用綌布爲之三巾共實一笄也注云巾所以拭污垢也者巾之用不一巾以覆物亦以飾首此巾則沐浴時所用以刷拭污垢者下浴用巾注用拭之是也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者玉藻浴用二巾上綌下綌是上下異巾也但此二巾皆用綌與玉藻異賈疏謂此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又喪大記浴用綌巾孔疏引熊氏云此蓋人君禮或可大夫上綌下綌也云綌麤葛者詩葛覃爲綌毛傳精曰綌麤曰綌是也

搢于笥笥葦 疏巾于笥正義曰士冠禮云搢笏是也

文搢笏俱詳士冠禮**浴衣于篋**浴衣巳浴所衣之衣者吳氏廷華云巾用以浴且拭浴竟初拭水氣未淨不可裸而俟故以此衣之云以布爲之者以浴衣生所以晞身故用布爲之玉藻曰衣布晞身是也是浴衣生時亦有之矣云其制如今通裁者賈疏云通裁無殺或曰通裁大巾如衣者李氏如圭云巾櫛衣既沐浴棄之故餽次貝米之下篋詳士冠禮**皆餽于西序下**皆者皆貝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下者謂自貝以下云中以南謂之堂者以此所陳係在堂上而不言堂蓋堂之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是也若中以北則近東近西者謂之東序下西序下近北者謂之戶牖閒或云戶東戶西戶外房外卽以所近名之不謂之堂也

南上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 疏正義曰云西序下堂上之西近序也南上以貝爲上稻米以下次而北也敖氏云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注云皆陳於此一行陳之也東西牆謂之序謂堂之東西牆也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序下者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繘將以就視濯米屈縈也 疏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主人入卽位言沐浴之事○汲引水於井也易井卦曰可用汲又曰汔至亦未繘井羸瓶是繘爲綆索繫於瓶以汲水於井也喪事遽故汲水者不暇解脫其繘但縈屈之執於手敖氏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之文據喪大記言也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管人亦公臣詳上向人下管人又見聘禮賈疏云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奴者故亦使之汲水也又禮記釋文云管人主管篇之人方氏慤

據之謂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云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鄭言此者一是忌以水往祝處爲濯米之用一是恐濯米水不足須再汲故不說繘也知就祝濯米者以下云祝淅米于堂也屈縈義見前

祝淅米于堂

南面用盆祝夏祝也疏正義曰喪大記云管人汲授御者盆沃也御者差沐於堂上鄭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此云祝淅米則管人汲以授祝矣下云管人受潘亦受之於祝也吳氏疑義云祝淅之重其事或云御者淅之祝臨視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接也盆即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　注云祝夏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也先大夫儀禮釋官云夏祝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佐之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鄭注胥當爲祝字之誤孔疏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爲祝字之誤孔疏眾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裹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擴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商爲名示所因也云淅汰也者汰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洮沃說文淅汰米也汰灑也灑從簡有柬擇之意即記所謂差也淅米又謂之釋詩釋之叟叟毛傳釋淅米也今俗猶謂也爾雅搜搜淅也郭注洮米聲洮米淅米淅米爲淘米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盡階三等

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煮之用重鬲者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潘後煮米爲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蕭用爨之　注云盡階三等詳士冠禮此云盡階故知在三等之上也引喪大記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沐即潘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煮之者

疏正義曰說文潘淅米汁也祝授之管

管人也引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卽復者降自後西榮所徹也義見前

祝盛米于敦貝北

復於筐處也 疏 正義曰此盛于敦之米卽上所淅之米敦卽上陳于西階下之廢敦祝商祝以下受米奠于貝北者爲商祝亦同也奠于貝北今淅之則盛飯用也 注云惠氏棟云處下有也字是云復於筐處者米未淅時實于筐而陳于貝之北故云復於筐處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設冰于牀下以寒尸牀禫笫有枕也春秋傳曰命夫命婦喪沐用冰士加賜則有冰金氏榜云士無冰用瓦槃嫌有冰亦用瓦槃故云用夷槃可也又敖氏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謂或得以此夷槃爲沐浴之用也士若賜冰則有夷槃故因而用之於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槃之文此特其後語耳敖意蓋謂沐浴時卽用夷槃以承溧濯也或謂士賜冰以上有夷槃中若浴時用以承溧濯則必去二槃竝有且冰盛於夷槃以盛冰又有瓦槃以承溧濯冰而後可恐不如是之周折今案據鄭云既襲既小斂乃設冰則沐浴在前設冰在後夷槃似不妨兩用敖說亦可存參不然經文言之於此非其次矣 注云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者周禮凌人夏頒冰故云夏月言此者士喪不得用冰必加賜而後有冰也月令二月開冰者左傳云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是二月公始用冰至四月以後乃賜及臣下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凌人大喪共夷槃冰鄭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是夷槃爲承尸之槃及士非加賜不得有冰用夷槃也引喪大記者證有冰用夷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用冰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鄭益謂士無冰者盛水以寒尸也亦引漢禮大槃爲證又云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孔疏云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賈疏云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耳是孔賈以士之夷槃與天子大夫士槃制同而小也

外御受沐入

外御小臣侍從者 疏 正義曰外御受沐管人所煮潘也 注云沐受之於管人

也在堂上受之入入室也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注云外御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儀禮釋官云外御士近臣云沐管人所煑潘也者楊氏復云祝淅筐之稻米以取潘管人受潘煑于垂外御受沐入乃沐吳氏廷華云名潘爲沐者以所用言之不言浴浴亦用潘可知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象平生沐浴倮程子孫不在旁主人皆出經不言略之方氏苞云主人皆出則前此未離牀東面之位明矣○注沐浴裸不在旁主人皆出也吳氏紱云程校勘記云裸徐本釋文通解楊氏俱作倮集釋作裸程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程鍾本釋文集釋俱作程張氏曰注曰象平生沐浴倮程案監本及釋文程作程毓夕禮謂其倮程監本亦作裎竝從監本及釋文今案陳鳳梧本作倮程說文裸本作贏或从果作裸祖也程亦訓祖裸程皆去衣之義作倮亦通作程子孫不在旁者釋經主人所以出之程則假僭字也今從嚴本作倮程沐浴必露體故主人皆出也吳氏紱云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明王之政敬其妻子有道必無倮程以見其子孫者矣而沐浴猶此志也云主人出而禭第者因下記言禭第而及之第簀也禮第去席而露其簀爲盥水便禭之者外御也

乃沐櫛挋用巾

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

疏櫛者沐濯首亦濯髮髮濯則亂故必櫛以理之而後用巾也喪大記曰沐用巾拭髮及面是也

注云挋晞也晞又言清者賈疏謂以巾拭髮使乾又使清淨無乾也言晞是也云古文挋皆作振者皆下挋用浴衣也胡承珙云鄭清訓用爾雅案爾雅挋拭刷清也郭注振訊技拭埽刷皆所以爲潔清似郭所見爾雅本挋作振益用儀禮古文正所以明振訊釋之誤矣鄭以挋爲振挋之假俗郭乃以振爲挋字故從古文

浴衣

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浴時用之以除垢挋用水用盆沃水用料

疏正義曰上言沐此言浴也浴用巾者用巾拭之也者謂拭去汚垢案鄭注喪大記云挋拭也注此經云挋晞也清也與記異者段氏玉裁云晞者乾之乾爾雅挋拭清也渾言之也析言之則挋與拭不同是也引喪大記者賈疏謂證浴人之數及浴之器物案喪大記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下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但言抗衾之人數未言浴之人數故引喪大記以明之御
者卽外御也浴水用枓亦喪大記文盆制詳上沃水用枓
枓制詳少牢饋食禮生人之浴則自於杅槃中浴之玉藻
出杅履蒯席連用湯鄭注杅浴器蓋浴時入杅浴竟出杅
是自於浴器中浴也今浴尸係他人浴之故須用盆盛水
用枓挹以沃之此盆卽上注云盆以盛水之盆與承澡罐
之槃異凡祝所漸之潘管人所煮之沐其相授皆以盆盛
之若承澡罐之槃則置於尸牀下者也枓與斗同周禮鬯
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鬱鬯鄭注斗所以沃尸是也渳
謂浴尸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肆師大喪大渳以鬯
則築鬠鄭注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是周禮浴尸以煑
鬯此經上云管人受沐入下卽言沐言浴是沐浴俱用煑
潘矣敖氏據喪大記謂此經當有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
亦文不具今案喪大記云管人汲而授浴水之事
堂授御者御者入浴是卽以井所汲之水浴尸也內則五
日則燂湯請浴豈生時燂湯以浴死遂以水浴之乎周禮
王崩浴以煑鬯喪大記但云汲水以浴又無君大夫士之
分似未可信又此經先沐後浴順也喪大記則先言浴後
言沐亦未合胡氏鎬云下記與喪大記互同者多益作喪

大記者取於此而竝採他說以廣之然則喪大記
作於後人其有與禮經異者遵經而舍記可也 渳濯棄于坎

沐浴餘瀋水巾櫛浴衣亦并棄 疏正義曰說文渳湯
之古文渳作濊荊河之閒語也从水叟聲釋文
渳奴亂反與濡音義俱別今喪大記作濡濯棄于坎孔疏
引皇氏云濡謂煩潤其髮竟作濡字解則自六朝時已誤
段氏玉裁云叟與需古音畫然分別後人淆亂其偏旁本
从需而音由是亂矣互詳特牲擩醢下廣雅
瀋也高誘注淮南子云瀋臭汁也釋文濯直孝反賈疏
云潘水既經溫煑名之爲渳則與說文渳湯也訓合又云
已經沐浴謂之爲濯則與高注臭汁訓合喪大記疏云濯
不淨之汁是也坎卽甸人所掘之坎 注古文渳作緣釋
文集釋緣作濊當從之
棄之者賈疏云已沐浴訖
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
於隱者故知亦棄于坎吳氏
去之注蓋併言之耳云古
反與渳音相近故古文假
文云荊河之閒語者蓋謂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
宗于海荊謂南條荊山河卽漢

水荆山洧水
閒荆楚地也**爰揃如他日平生時**疏
正義曰注云爰讀爲爪者說文手足甲也爪覆手也爰
翟人跳蟲也段氏玉裁云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禮
經假僭作爰曲禮大夫士去國不爰爰卽叉字也鄭注
亦云爰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叉而易爲爪於
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
極爲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叉胡氏承珙云鄭注考工記
欲其爰之正也亦云爰當爲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荀子
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叉則古人以爪爲手
足甲之字其來久矣云蠽爪揃鬢也人君則小臣爲之者
鄭注爪足蠽足爪也記又云小臣爪
喪大記小臣故以喪大記之
手翦須是小臣爲之也鄭意士不合有小臣故以喪大記
爲人君禮又鄭訓揃爲揃鬢而未釋揃字之義喪大記之
爪手翦須鄭無注孔疏云翦爲
翦須矣萬氏斯大云揃展同展其鬢使直也或謂揃爲蠽
翦生時豈蠽鬢乎姜氏兆錫云揃有數訓一與剪翦同謂
翦除之也一分也又一擇也又一與鬗同謂順也考史記
西南夷傳西南夷後揃剽二方注訓揃剽皆分也則浴訖
鬢或攪亂揃乃順而分之之義沈氏彤云案說文揃撱也

撱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髮而
理之也今案揃翦鬗三字古雖通用但以揃爲翦則是翦
蠽其鬢固無是理至鬗字鄭注曲禮不蚤鬗云鬗鬗鬢則
與揃鬢義別又鬗字本義說文訓爲女鬢巠皃亦與揃異
萬氏謂展其鬢使直姜氏謂順而分之沈氏謂持而理之
皆與孔疏治鬢義近說固可從然以揃同展及訓揃爲擇
爲順於字書無考亦難據信案說文揃之本義爲撱玉篇
廣韵皆訓撱爲摩則浴後鬢亂摩而理之於經義爲合段
氏以揃爲剪失之云他日平生時者案士虞記之沐浴櫛
搔揃乃生人脩飾容貌之事是生時亦蚤揃也然則蚤揃
如他日亦如事生之禮矣**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
古文鬠皆爲括疏正義
括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故
書會作髻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
喪禮曰櫛用組乃笄櫛讀與髻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
髮乃著笄謂之櫛沛國人謂反紒爲髻浦鏜云弁師注引

儀禮䜌作檜檜栝字異義同疑括乃栝字之誤案此特司農所見自作䜌未必與司農同農所見儀禮本作檜耳鄭君所見自作䜌未必與司農同鄭所見儀禮本作檜耳鄭說文有髺無䜌疑䜌乃括之或體會聲咼聲相近故此䜌用組及下髺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髟義近故從今

文主人入卽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疏正義曰敖氏謂主人入則衆云經不言皆惟主人入耳方氏苞云衆主人婦人親者必入也婦人亦皆入卽位或入視飯含不待言也今案方說是也

注云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賞以蔽體則可以入也

右沐浴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齊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蟜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褻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襲反位論飯含之事

於堂又一牀疏○張氏爾岐云此但布衣牀上尚未襲而云襲者衣與衣相襲而布之也其布衣先祭服次褖衣至襲于尸則褖衣近明衣祭服在外敖氏云士祭於己用玄端此褖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吳氏紱云經言次者先齊弁服次皮弁服又次褖衣又次袍襦自表而裏一一布之於衣中包之矣

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義見前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商人教以敬本白虎通云襲布衣牀上者以此經言襲非襲尸乃布衣襲牀之上待襲耳云祭服齊弁服皮弁服者以其皆從君助祭之服故謂之祭服褖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齊弁是齊弁爲助祭服也云大蟜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亦爲助祭服也云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者此時尸浴訖未含含牀卽浴牀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含牀在牖下襲牀在含牀之東亦在室內下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

凳上簟設枕是始死有衽席也浴時雖去之至含時襲時仍設之故云衽如初謂如始死時也褻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是也鄭引此者證襲與含異牀下經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是遷尸于堂之牀也

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柄建于米執以從

俱入

戶西鄉也今疏正義曰主人出出室也左袒扱諸面之右文宰不言執疏賈疏云面前也謂袒左袖扱於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詳覲禮敖氏謂此用左手故左袒褚氏云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邪此言是也盆即前所陳之盆盥于盆上爲洗貝張氏惠言云主人洗貝之盆即祝淅米之盆也李氏如圭云不言設盥喪事遽也郝氏云洗貝將奉含洗柶將扱米蔡氏德晉云洗貝執以入者以貝置于笲內執笲以入也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者以柶建于廢敦所盛米內其葉向上而執廢敦以從入也方氏苞云必祖者逢掖長袖不利於飯含也今案祖以取便而亦以爲哀痛之節儀禮釋解云主人含尸左袒奉尸使于堂禮紃解云主人含尸左祖含畢襲小斂訖祖奉尸使于堂襲將大斂祖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啟殯祖朝于祖襲載柩祖卒束襲將祖祖既祖襲柩行祖出宮襲將窆屬引祖窆訖襲蓋有勞事敬事則祖以致其不安便其運動而因以爲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祖有所襲哀之節也注云俱入戶西鄉也者以主人與宰入室俱西鄉俟祝受貝受米乃由足西轉而東面也云上文主人洗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古文

商祝執巾從

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值

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正義曰巾即上所陳之布尸南也設巾名之爲楔與扱米之柶異徹去也郝氏敬云去枕使首仰則飯易入敖氏云既設巾乃徹楔是巾也楔即楔齒之角柶也矣蔡氏德晉云蓋於當口揭開其巾去楔以待飯蔡說是也受貝奠于尸西者賈疏云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笲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今案徹枕諸事商祝從入爲之者周禮大祝相飯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云當牖之面值尸南也者案尸首在南正當牖處下記云設牀第當牖又云遷尸注云徙於牖下是也今商祝當牖而北面則在尸之南者以徹枕三事須當尸首爲之乃便是商祝之北面值尸非面牖商祝蓋南當牖而北值尸也洪氏頤煊著宮室答問以當牖北面句證室有北牖則誤甚矣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蓋有巾以爲藉則飯時米不落牀第開此固一義敖氏謂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此義亦通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賈疏云舊有解云遷尸于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

柩北頭而南鄉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鬼神尚幽闇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今案禮運云死者北首亦據葬後言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疏正義曰主人由東面蓋坐於牀上便飯事東面則在尸西矣注云不敢從首前也者敖氏謂凡過尸柩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是也云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此兼上下文釋之上文祝在尸東受主人貝奠于尸西下文又受宰米奠于貝北皆由尸首之南至尸西以口實是貴重之物不可由足且亦以見主人之由足而西爲空手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者也宰從主人亦由足而西也立於牀西少退於主人也亦東面注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也者以主人左手扱米北

近左故云便也敖氏謂奠米于貝北亦南上蓋以與上陳于西序下時稻米在貝北同爲南上也義亦通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儀禮釋官云案宰士之私臣詳士冠禮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此士禮亦佐含吳氏紱云檀弓云疾當養者敖若妻與宰是宰於臣中爲其親佐飯含宜也**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疏正義曰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注謂食道褻米貝美則此米不褻明矣主人左扱米謂以左手用栖扱米於敖蓋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右頜下飯則順且不以手加於親之面也敖氏云先實米爲貝藉也又實米唯盈象含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郝氏敬云飯爲含貝爲用愛親如生也王氏士讓云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加飯意也注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丸也云于右尸口之右者賈疏云尸南首右謂口東邊是扱恐不滿故又實之取滿也**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正義曰飯襲時在尸西今反尸東之位將以襲也注云襲復衣也者以袒時扱左袖于右腋之下

今左袖不袒而襲是復其衣之常也云位在尸東者以初時主人哭位在尸東是尸東爲其故位故云反也

右飯含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約 掩者先結頤下既也跗足上也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士冠禮云以餘組連之止足跗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埋于坎言襲尸之事○云掩瑱設掩瑱也設之序據經文先掩次瑱次幎目未服先屨者吳氏廷華云屨在服內也 注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者據賈疏掩有四腳以後二腳先結頤下待設瑱塞耳并施幎目乃以前二腳向後結于項如是則幎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今案經文先言掩瑱後言設幎目則幎目當設於掩之外蓋此三者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腳從後向前結于頤下復以前端之二腳從額向後結于項再以纊塞耳以幎目覆面以組向後繫之結于掩之外則掩益固此設之序也敖氏謂掩其前後而幎目加於掩之上不知掩以裹首非以覆面若覆面既有掩復有幎目不重疊邪敖說亦非以後諸家解設掩者或依鄭義或違鄭義多失其實今不備錄云跗足上也者謂在足背之上云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士冠禮云以餘組連之止足跗也者廣雅釋詁云跗分也又云跗開也蓋組綦本繫在屨後茲襲時尸足著屨訖以綦之兩端向前結于足背上更以其餘組穿連兩屨之約使不離開也 **乃襲三稱** 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奴不言遷尸於襲上以 疏正義曰三稱爵弁服皮弁服祿衣其俱當牖無大異也襲之則先祿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衣裳具謂之稱稱祿衣袍繭是也然袍繭止用其一單複具者亦必有裳鄭注禮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萬氏斯大云古人奴者惟襲衣親身服如生時而左衽爲異小斂大斂則取衣包裹惟取結束堅牢所以然者小斂衣多不能盡服於身不得不包之以爲固如是而入於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送奴之衣止有古人襲衣之數故止有襲而大小斂之禮亦間有行之且笑其迂滔滔流俗尚何言哉 注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上文已布衣於含東襲牀上今乃遷尸就其上而衣之也云凡衣奴者左衽不紐者左衽不紐本喪大記彼

注云衽向左反生時也不紐謂束畢結之示不復解也說文云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褚氏寅亮云紐俗諺謂之糾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糾結是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者賈疏云此對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遷尸也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今案經但言乃襲亦省文耳 **明衣不在算** 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裳者文省耳此乃糸者親身之衣裳具亦當成稱也 注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 注不在數張氏識誤據釋文去在字以不數明衣為句是讀數為上聲今案注云算數也本爾雅釋詁此數字當讀去聲羣經音辨云計之有多少曰數經云不在算謂不在多少之數也注以數釋算下卽云不在數是述經語當以有在字為是嚴本及各本俱有在字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賈疏云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算也張氏爾岐云注疏皆以明體之衣非法服故不在算也說與敖同今案喪大記惟云袍必有表不禪不云衣必有裏不禪也袍是褻衣故必有表之乃為一稱若云明衣禪不成稱則齊弁服皮弁服

何嘗不是禪衣乎敖義似長 **設韘帶搢笏** 韘帶韣韘繩帶不言韣繩者省文亦欲見韘自有帶韘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韘為合也 疏 正義曰韘本齊弁服之韣帶笏亦是隨正服者故以三服襲尸之後卽設之也 注云韘帶韣韘繩帶不言韣繩者省文其說是矣而又云亦欲見韘自有帶者以韘帶連言亦可見繫韘自有帶也言此者鄭欲明士襲時亦有之帶如生時耳云韘帶用革者玉藻云韠肩革帶博二寸韘與韠同故知帶亦用革也禮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鄭注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二帶大帶革帶也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徹衽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禮記率帶云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又云襲事成於帶盍帶以束衣又以繫韘搢笏故於帶詳言之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便於取用也江氏永云笏者古人以為服飾常插之於帶閒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薄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誤

也云古文韐爲合也者案說文韐爲帨之或體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合韋爲之故古文假合爲韐鄭以作韐義顯故從今文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弧弧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擘本也因省其弧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出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捲

疏曰校正義勘記云擘唐石經嚴徐集釋俱作擘擘二字形近易訛卽說文擘字注中已誤作擘通解作擘矣今案說文擘手取聲苦閑切二字形音義俱別楊敖毛本俱沿通解从手取聲苦閑切二字形音義俱別楊敖毛本俱沿通解之誤○此設決及設握皆謂右手也右手無決握則左右手皆有之敖氏謂左亘指亦施決皆誤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今案注疏之說誠有難解者喀依經文釋之決卽上所陳棘決擘掌之上肘之下也飯鄭氏謂大擘指本也麗施也上經陳決有紐繫此設決於右大擘指以紐繫施於擘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紐繞大擘指本繫之以爲根再以紐之兩端施結於擘則決牢固而不動所謂自飯持之也經文

麗于擘舉其終而言至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施于擘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擘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先設決而後設握者決亦裹於握之內也不言設極敖氏以爲省文今案上陳纊極止二鄭氏以爲示不用則亦裹於握之內而不設矣

注云麗施也者鄭注呂刑越茲麗刑同云擘手後節中也者下記注以爲掌後節中則此手亦指掌言也說文擘手擘也段氏注云各本作手擘誤今正擘者手上臂下也肉部曰臂者手上也肘者臂節也又部曰左者臂上臂也是則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擘又引此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前節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下爲擘也云飯大擘指本也者此無考沈氏形云鄭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已設決是設於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闅今案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必設於飯時是何取義且與經文次序不合沈說是也又敖氏以指皆臆見不可從云決以擘爲巨擘之別名引或說以飯爲後盛氏世佐以飯爲會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擘本也因沓其弧以橫帶貫紐外結於擘之表也者案據說文弧弓弩耑弦所居也此以爲決有弧又據上經決止有紐繫無紐此以爲有紐皆未詳

賈疏說亦不甚分明段氏玉裁云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環大擘本恐生者皆不必然也則其制無可考矣但鄭先云以紐環大擘本再云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則設之固自大擘本始必如是而後經云自云持之之義可明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有決左手無決者右手亦無大異特右手有決繫可連耳故注繫鉤中指亦據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擘注以爲手無決者是記所云爲左手設握之法也此與決連言故知謂右手但設握之法左下記言也必云由手表者手入於握則繫必由握外結之故云由手表也餘詳下記云古文麗亦爲連者胡氏承珙云麗連一聲之轉云亦爲者因下文有設握乃連擘故此言亦也擘作掔者惠氏棟云說文曰擘手擘从手叡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擘游俠傳云搤擘而游談高誘呂覽注云擘讀如棬棬之棬古文作掔春秋傳云捘衛侯之手及掔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掔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掔俗作腕非也今案鄭以擘爲正字故從今文事名焉衾者始从時

斂衾今文橐爲橐

疏正義曰襏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鄭注后衍字蓋謂襲卽設冒耳蔡氏德晉云尸雖已襲然不設冒則其形尚見於外恐爲人所惡故設冒以掩之也沈氏彤云由櫛以蚤以揄而鬠焉笄焉設焉設明衣裳焉由飯以掩以瑱以幎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韜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也褚氏寅亮云襲訖當憑尸哭踊經文不具　注云橐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者案詩彤弓受言橐之我將載橐弓矢毛傳皆云橐韜也是橐爲韜盛物之名今設冒所以韜尸故云橐之橐之卽韜之前注所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是也橐又有藏義廣雅釋器橐韜皆訓爲弓名之曰建橐韜注謂閉藏弓矢亦以藏兵甲樂記之故云取事名焉也云衾者始从時斂衾者經恐人疑設冒後不用衾故特言幠用衾以明之注知爲始从時斂衾者以其襲時無衾小斂首所謂幠用斂衾也云今文橐爲橐者橐橐形似又說文橐囊也囊橐亦所以盛物故字訛爲橐鄭以橐有韜義於冒尤切故從古文

設冒橐之幠用衾　橐韜盛物者取

坎至此築之也將正義曰巾卽飯時覆面布巾及沐浴襲訖奠斃則反之巾也柍楔齒及扱米者也髻櫛餘

亂髮也喪大記曰君大夫鬠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鄭注緣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孔疏士埋之者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上澳濯棄于坎注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此不言櫛及浴衣者文不具也　注云坎至此築之也者巾柶等物上沐浴飯含訖已棄于坎至此襲事訖乃築而埋之也下記云甸人築坫坎則此埋之者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始从脯醢醴酒之奠設于尸東至襲時設不便故將襲必須辟之辭謂去之也既襲則仍反之于尸東以奠所以依尸不可空也賈疏據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又據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以爲襲時辟奠當於室西南隅或然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礿孔疏正義曰自此至置于重論設重之事○云重木者言重以木爲之也斲治鑿之爲縣礿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刊鑿之者謂刊而鑿之刊與鑿爲二事也甸人置重者下篇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言其官使守視之故置重使甸人也中庭東西之中也三當作參參分庭一在南者盛氏世佐云謂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一分也如庭深三丈則設重之節去堂二丈去門一丈矣沈氏彤云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方氏苞云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於中庭使神依焉　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賈疏云此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案詩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箋云重猶累也是也云刊斲治鑿之爲縣礿孔也者案刊是斲治之使成器鑿謂爲孔以縣礿朱氏軾儀禮節略云鑿其前爲二孔以礿貫之爲縣鬲之用云士重木長三尺者賈疏云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宜半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鄭言縣礿孔礿而言縣則疏云用斡內此孔中斡卽礿也又云橫者宜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礿其說自相違戾今案鄭云橫長三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張說是也唐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或後代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云重之下宜爲柎乃樹之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

於養宏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疏）正義曰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釋文鬻本又作粥今案粥俗鬻字經義述聞據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又據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引此文俱作鬻餘飯盛以二鬲謂用上當有盛字今案用二鬲連于西牆下爲句當以無盛字爲是上云夏祝鬻餘飯鬻字當作活字解爾雅釋言鬻糜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是鬻與糜皆可爲煮米之稱此經不云夏祝煮餘飯爲鬻而云鬻餘飯此屬辭之法鬻字中兼有煮義上文甸人爲垼于西牆下西牆下有垼故就煮之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用二鬲者謂煮用二鬲也中間若增盛字便不辭矣小祝注係節引經文盛以二鬲下即云縣于重故增盛字以成其義蓋用二鬲煮餘米爲鬻即用二鬲盛鬻以縣于重也舍人疏及御覽當因小祝注而增禮經本文固無盛字唐石經及各本皆然荀子楊注引亦無盛字似可仍之周禮鬲實六斗張氏惠言謂此稻米一豆爲鬻實二小矣注云夏祝祝習夏禮義詳前云夏人敎以忠其於養宏者夏人敎以忠本白虎通云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者謂以前飯尸所餘之米煮爲鬻即謂之鬻餘飯也

上飯尸時盛米受米等事皆商祝爲之故此特言夏祝以別之也云重主道也者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埋之是未作主以前設重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釋名重从者之資重也含餘米也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賈疏云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陳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二簋稻陽厭不用故也吳氏紱云用鬲之意不可曉意重爲主道設之之始設此以憑之亦以飯含所餘恐褻之不以他用也方氏苞云鬻縣于重葢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隱焉所謂以故興物也

幂用疏布久之繫用斡縣于重幂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斡賀之結于後

久讀爲灸謂以葢塞鬲口也斡竹篧也以席覆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而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幂皆作密（疏）正義曰幂與鼏皆取覆義作鼏誤幂用疏布以覆鬲口也幂用葦席以覆重并

覆二扃也繫用鞙以鞙橫束席之中如帶也李氏如圭云北面以南爲後敖氏云重主道也故言面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沈氏彤云鬼神尚隱闇故冪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葢塞扃口也者說文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氏玉裁云久灸壘韵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葢塞扃口也既夕苞筲甕甒皆木桁久之鄭曰久讀爲灸謂以葢案塞其口此經二久字本不必改讀葢久本義訓從後垔之引伸之則凡垔塞皆曰久鄭以久多訓長久故易爲灸以釋其義考工記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許所偁作久與禮經用字正同又云距當作垔垔止也今案鄭本周禮作灸故讀禮經之久爲灸與說文從後灸之義合其注灸諸牆云灸猶柱也以柱亦爲止塞義沈氏彤云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灸則一也云鞙竹簀也者謂以竹簀爲索賈疏以當爲革之屬段氏云說文鞙字從革字紃者係也扃與重但當以竹簀係之因謂簀爲紃今案竹簀之說鄭必有本用之於扃與重宻也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衽上者案以席覆重非覆之於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故如裳之有辟積辟謂空其中屈謂屈而轉之且兼覆二扃則辟屈之處當上狹而下寬敖氏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衽北也左衽者右端衽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沈氏彤以敖爲是謂注與經背今案注亦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葢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者反向後轉之故云反兩端交於後重北面以西爲左衽自當以西爲上注葢謂轉而鄉東者衽下轉而向西者衽上耳鄭注喪大記左衽云衽鄉左是其義也賈疏誤詳訂疑云賀加也者沈氏謂加爲累加之葢用鞙從南鄉北又從北向南而結之敖氏云後謂重之南是也云今文冪皆作密者胡氏承珙云冪之作密猶鼏之作密皆同聲假俗禮經古文鼏皆爲密故冪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作今文祝取銘置于重祝習周禮者也

疏正義曰此時銘未用權置於此必置于重者以重亦所以表柩也荀子曰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禮經釋例云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此

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幂用疏布久之繫用鞙縣于重幂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鞙賀之結于後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嬪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嬪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用待嬪訖乃置于肂既夕禮啟嬪祝取銘置于重嬪時銘在肂至啟嬪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禮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記將葬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旬人抗重注重未虞以前以重生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始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周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　注云祝習周禮者也者習周禮則爲周祝經不云周祝而云商之禮故異其名耳盛氏世佐以此爲夏祝誤○張氏爾岐云以上竝始殀之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嬪連殀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嬪不連殀日則第四日蔡氏德晉云周人斂用日出今殀日即襲則襲不必於日出吳氏紱云屬纊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襲猶可遲殀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徐氏乾學云次日出之前總可名爲殀之第一日則襲仍殀日之事云

右設重

卷二十六終